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林文寶先生

從經典愛情童話中覺醒

——以《格林童話》中〈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為例

研究生：黃嫻瑜 撰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

國立台東大學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別：兒童文學研究所

本班 黃 嫫 瑜 君

所提之論文 從經典愛情童話中覺醒—以《格林
童話》中〈灰姑娘〉、〈睡美人〉、
〈白雪公主〉為例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 碩士學位論文 條件

論文口試委員會： 許學仁

(口試委員會主席)

莊明貴

莊明貴

(指導教授)

論文口試日期： 96 年 1 月 23 日

國立台東大學

附註：一式二份經考試委員會簽後，送交系所辦公室及教務處註冊組存查。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

(由授權人填訂姓名和論文書名後之空白處)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在 國立臺灣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

_____ 研究所 學年度第 _____ 學期註冊 碩士 學位之論文。

論文題目：從經典愛情傳說中看楊一以《楊柳風話》中「灰姑娘」

《睡美人》、《白雪公主》為例

指導教授：林文獻

茲同意將授權人擁有著作權之上述論文全文(含摘要)，以專屬、無
償授權國家圖書館及本入事受學校圖書館，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
以數位、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將上述論文複製，並得將數位化
之上述論文及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
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 請將基於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下載、下載或列印上述論文，應按著作
權法相關規定辦理。

授權人：黃珮瑜

簽名：黃珮瑜 中華民國 96 年 01 月 27 日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 系(所)
組 九十五 學年度第 一 學期取得 碩 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從經典愛情童話中覺醒——以《格林童話》中〈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為例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予下列單位：

同意	不同意	單 位
☒	☐	國家圖書館
☒	☐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
☒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

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申請文號為：_____，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再公開。

公開時程

立即公開	一年後公開	二年後公開	三年後公開
☒	☐	☐	☐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鈎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林平宇 (親筆簽名)
 研究生簽名：黃嫻瑜 (親筆正楷)
 學 號：9200116 (務必填寫)
 日 期：中華民國 96 年 1 月 23 日

1. 本授權書 (得自 <http://www.lib.nttu.edu.tw/theses/> 下載) 請以黑筆填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2. 授權國科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者，請個別再寄論文一本至台北市(106-36)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1702 室。
3. 依據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一次教務會議決議：研究生畢業論文「至少需授權學校圖書館數位化，並遲延於三年後上載網路供各界使用及校內瀏覽。」

愛情論文這一路上，我感謝……

1/23 自由日，我的口考日，也宣告我的愛情論文暫告一段落。

愛情論文催生的過程切割為兩段時光，在我離去而復返時，甚至差點找不到開啟的鑰匙，但我無悔於這個決定，只因最終陪伴我摯愛的外公走到生命的盡頭……

感謝愛情論文誕生前神仙教母的協助~

亦師亦父的阿寶老師，謝謝您，在生活上、課業中對任性的囡仔諸多包容，能當您的學生是我最大的福分；珮芸老師，謝謝您以女性的角度輕柔的提點我，當您助理那段時光是我回憶起來最為溫馨的時刻；感謝許學仁老師，舟車勞頓擔任我的口委，給予我諸多寶貴意見以及珍貴資料；一個半小時的口考，我可以感受到您們用生命在為我的愛情論文加分，讓她有更上層樓的可能。感謝實習生涯中的家芳老師，總是捨不得我做事，不斷鼓勵敦促我加緊腳步寫論文，讓我實習生活輕鬆而愉快。

還有我可愛的同學們，擁有你們，是黃小魚最為幸福的事~

感謝尹萱，我永遠忘不了 2005 的寒冬，你與我在地下室苦讀的身影，也許你不知道，但那段難捱的日子，卻是我最最懷念與感動的時刻；感謝ㄣㄣㄣ，忽遠忽近的關心我，特別是在我人生最為低潮的 2006 與我多次相會，那份感動永遠存放我心；感謝我的大師兄哲璋，原諒小師妹總是給你添麻煩，而你總能有求必應的實踐我生活上、課業上的諸多叨擾；感謝靖智，總是以姐姐的身分在前方提點鼓勵我，那段曾經室友的時光，是特別令人回味的；感謝瓊文，在我論文寫作時，總在乍現時刻熊熊一擊給予刺激；感謝馨儀&四小貓，熱情的給我一個在台東的溫馨住所；還有雅琪、宇清、素宜、杜奇，謝謝你們曾經釋放出的溫馨鼓勵，讓我的愛情論文總有前行的動力。

感謝學弟妹安德、怡君、佳玟，我照顧你們的比你們給我的幫助還多；感謝學姊柯柯、千芬，以及素素曾經給過的幫忙與鼓勵；感謝惠琪，在我準備研究所考試的一個月當中，每天清晨的 morning call；感謝敦珮，為我愛情論文權充翻譯；你們給予的友情與支持令我感動莫名。

最後，感謝我的母親，您是我所看過最為艱毅的女性，總是無條件支持任性的女兒自在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感謝我的外婆，以及來不及分享我喜悅的外公，您們對我的撫育與溺愛，我畢生難忘；末了，一併將此份榮耀與天上的父親分享。

生命最大的悲劇不是人死亡，而是人喪失了愛。 --毛姆

直至今刻，這句話依然深深撼動我心。

幸福的隆，謝謝你讓我感受到愛情中單純的美好。

最後，感謝曾經與我分享愛情故事的男男女女……

黃小魚@台東

從經典愛情童話中覺醒

—以《格林童話》中〈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為例

黃 嫻 瑜 撰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摘要

經典，歷經時代考驗，具備人類智慧精華，穿越國界與年齡，為人們共同的溝通工具，能幫助個人了解自我；童話，不啻是一面魔鏡，提供女性讀者在閱讀時觀看更深沉的自我，探索內心底層未竟之地。古典童話歷經世代，經由口語傳播以至文字書寫流傳，蘊含時代價值與文學智慧，能帶給讀者強而有力的內在精神與自我認同；愛情，須保留完整的自我與自尊—先愛自己才具備愛人的能量，也能使對方因愛成長而更為完整。

在蘊含愛情元素的經典童話中，研究者選定《格林童話》中的〈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為研究文本，並依循「女性形象—鏡像投射—自我覺醒」的主軸，從三名女性角色中找尋自我，探索女性內在聲音，從而在情愛關係中覺醒，保留獨立自主且完整的「我」，不因在愛情中迷失而淪為「他者」。

最後，對於愛情的覺醒歸納出四點：第一、男性凝視下，女性被物化而居於客體位置；第二、從女性形象中尋求自我認同；第三、女性觀看愛情童話時藉由鏡像投射表演自我；第四、女性的內在自我從愛情童話中蛻變，並產生情愛自覺。本研究藉由對經典童話的認知與再讀，對愛情的追尋與探索，最終回歸到女性在童話這面映照真實與幻象的魔鏡中如何獲得自覺，跨越原本的自我。

關鍵字：經典童話、愛情童話、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覺醒

Awakening from the Love in Classical Fairy Tales :
Example with *Cinderella, the Sleeping Beauty* and *Snow White* in
Grimm's Fairy Tales

Huang, Yen-Yu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bstract

Classics, presenting humans' intelligence beyond countries and generations, are a common communication channel, which fosters self-understanding. Fairy tales are not only a magic mirror but enable a female reader to reflect on herself into the innermost. Classical fairy tales, which have been passed down for centuries by word of mouth and are recorded in the written form later, preserve the value of times and literatures. Classical fairy tales lift readers' spirit and strengthen self-identity. Love comes with the self and self-esteem. Only when we love ourselves are we qualified to love others and then others will become complete with love.

Among the classical fairy tales containing components of love, the researcher chose *Cinderella, the Sleeping Beauty*, and *Snow White* in *Grimm's Fairy Tales* to be explored. Based on the three topics, female image, mirror stage, self-awakening, the researcher pursued the ego, probed into the female's unheard voice and awaken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hree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process, a female is the "One" remains an independent "Self", not "the Other" who traps in love.

In the end, there are four points concluded. First, the female is materialized to be an object at the gaze of the male. Second, the female seeks for self-identification through the female characters. Third, the female expresses her internal feelings by means of reading love stories in fairy tales. Forth, the female's inner self transforms and self-awakening is aroused. Reviewing the classical fairy tales and inquiring the essence of love, the research found out that females awaken

and transce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elf before mirror-like fairy tales of reality and illusion.

Key words : classical fairy tales, love fairy tales, Cinderella, the Sleeping Beauty, Snow White, awakening



目錄

第壹章	序曲—愛情的開始	1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1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14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16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19
第貳章	經典童話與愛情	20
第一節	經典童話中的愛情	20
第二節	童話與愛情之詮釋體系	26
第三節	童話與愛情之學術研究	33
第叁章	穿上「合腳」舞鞋的灰姑娘	37
第一節	〈灰姑娘〉	37
第二節	女性形象	41
一、外貌迷思		42
二、解讀美貌		45
第三節	鏡像投射	50
一、「灰姑娘情結」		50
二、主動追求愛情・被動等待幸福		52
三、飛上枝頭當鳳凰		54
第四節	自我覺醒	56
第五節	小結	59
第肆章	「喚醒」沈睡中的睡美人	61
第一節	〈睡美人〉	61
第二節	女性形象	64
一、外貌迷思		65
二、解讀美貌		67
第三節	鏡像投射	69
一、主動追求冒險		70
二、被動等待救贖		71
三、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72

第四節 自我覺醒	74
一、「睡美人綜合症狀」	75
二、得以好眠？—「紡錘」與「荊棘」	76
三、從「沈眠」到「甦醒」	77
第五節 小結	79
第伍章 「粉碎」魔鏡的白雪公主	82
第一節 〈白雪公主〉	82
第二節 女性形象	85
一、外貌迷思	85
二、解讀美貌	87
第三節 鏡像投射	91
一、「王后魔鏡情結」	91
二、「白雪公主症候群」	92
三、被動/被迫冒險	92
四、被動的等待王子救贖	93
第四節 自我覺醒	96
第五節 小結	99
第六章 尾聲—愛情的覺醒	101
參考資料	107

第壹章 序曲—愛情的開始

身為一名女性讀者，童話形塑的愛情令人為之著迷，甚至認為文本中所刻畫的虛擬世界即為理想中的愛情，然而，真實世界的愛情是不是就如童話中所傳達的訊息呢？愛情，在虛實之間擺盪，也在研究者的認知與疑惑中遊走。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愛情，是人類生活的蜜糖，是驅策人前行的動力，也是致人於墮落的兇手。布魯諾·貝特漢（Bruno Bettelheim）在《永恆的魅力—童話世界與童心世界》中對於愛情之至高無上的詮釋是「一個人除了完善的自我外，還要能夠與他人共同生活並感到幸福。唯其如此，他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一個發掘出他所有潛能的人」（頁 346）；換言之，愛情，具有使人成為更完整之個體的魔力。

童話，是現實與幻境的走廊，是想像力與創造力編織的幸福搖籃，是小孩過渡到成人所共有的記憶。基於此，童話蘊含浪漫元素，能讓人從中攫取更多的詮釋空間。且，童話恰如其份地成為一面魔鏡，提供女性讀者在閱讀時觀看更深沉的自我，探索內心底層未竟之地。

童話，正是召喚愛的藝術與想像力的重要媒介。¹故，研究者試圖延著「女性形象—鏡像投射—自我覺醒」的主軸，尋找經典童話中的愛情，探索女性內在的聲音。

《格林童話》歷經時代洪流的沖刷提煉，蘊含人類智慧結晶，且以年輕女性作為口述之傳播媒介²，研究者推測其年齡正處於對愛情

¹林耀盛，〈必死的女巫，不朽的女巫—童話世界的心理想像與社會蘊涵〉，《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型塑我們的性格》，頁 17。

²陳良吉：「1806 年開始蒐集童話，參與口述的大都是黑森（Hessen）與哈瑙地區的上流家庭出身的知識份子，其中又以年輕女子佔大多數。聚會場所有格林家，有卡色勒城的『太陽藥房』的威樂德（Wild）家等等。」《格林童話故事全集（四之一）》，導讀

的曖昧與憧憬時期，故在口述（narration）或再現（representation）童話時可能加入個人主觀意識或綺想，故選擇為研究文本；凱特·柏恩海姆（Kate Bernheimer）認為「童話透過一種主要發生在女性之間的口述傳統，呈現出開放的可能，因此這個文類似乎隱藏著某種女性特質」³，表現古典童話與女性特質存在著某種必然之關聯性。

愛情童話中「幸福快樂的結局」尤為從事研究時更大的驅力，指引研究者探索過往未曾到達之私領域，且《格林童話》隱藏女性特質與智慧，其中尤以具備「幸福」元素之〈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為研究者所傾心，並見諸中外學者多所論及，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對女性愛情的態度之指控，將可做為探索「經典童話」與「愛情」的省思：

她很清楚，要得到幸福，她必須被愛；而要被愛，她必須等待愛的降臨。女人是睡美人、灰姑娘、白雪公主，她在接受，她在服從。在歌謠和故事裡，我們看到年輕男人為了追求女人而離家出走，甘冒風險。她在酣睡：她在等待。（頁 291）

故，選擇此三則經典童話作為研究女性情愛自覺之考量。

二、研究動機

自小接觸童話故事，「王子和公主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的結局帶給研究者對於愛情無限美好的憧憬。告別小學，研究者對於童話裡的愛情喜愛昇華為對於羅曼史的著迷，無懼於國中三年的升學壓力，研究者無可自抑的沉浸在羅曼史所構築的虛幻愛情世界裡。

耿一偉在《童話治療》的導讀〈女性的分析之道〉是這麼說的：「對女人來說，童話比神話更有吸引力，而且是她們真正熟悉的素材。女人對兒童講述童話，她們喜歡童話，甚至在她們的語言中也暗藏著童話。女人說，我要尋找我心目中的白馬王子，這是來自童話。」

³ 《魔鏡，魔鏡，告訴我：當代女性作家探索經典童話》之〈編序〉，頁 15

（頁 6）道出了研究者身為一名女性讀者對於愛情童話的著迷及初始動機。

經典童話裡浪漫的愛情敘事延續至今，研究者發現現今的文本和連續劇，意即羅曼史中的俊男美女，或者偶像劇裡女主角溫婉嫻靜的女性形象，均隱藏著童話的影子。近幾年傳播媒體掀起一股潮流，童話故事裡的愛情躍上螢幕，偶像劇發展出現代版的愛情童話，當然賺人熱淚的情節撼動著閱聽者的感官視覺。但，這一股潮流是否意謂著「童話」與「愛情」其中存在著必然的關聯性？而這一關聯性所帶來的影響正是研究者欲探討的核心問題之一。

故，研究者試圖追本溯源的探討經典童話對於現代女性的愛情觀影響，並選擇還是小女孩時最為喜愛的童話—〈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作為研究文本，探討女性在觀看童話或羅曼史、連續劇時，對於女主角除了自我投射，如何從情愛中自覺？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以「愛情」作為研究經典童話的主軸，但是切入的視角與向度多元，如何在「愛情」的廣大幅員擷取精髓？擬從研究者的認知架構著眼，試著歸納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問題

身為一名女性，在閱讀經典童話時不自覺將自身對於「愛情」的態度投射於主人公所建構的愛情世界，然而，對於內心的「投射」，是否能從中得到「覺醒」？本研究擬從三則經典童話之文本分析，逐一歸納女性形象之差異性與共同點，透過外在形象的表徵，觀察女性如何在情愛關係中自我定位，並尋得自我認同？以下提出欲探討的研究問題：

- （一）從男性凝視，探討女性所處客體位置，如何影響其自身處境？
- （二）分析愛情迷思對於女性形象之影響力，並探討如何從童話中產生自我認同？
- （三）探討女性如何在觀看愛情童話時投射自我？如何透過表演投射自己？⁴
- （四）女性的內在自我，如何在愛情童話中蛻變，從而產生情愛自覺？

⁴《魔鏡，魔鏡，告訴我：當代女性作家探索經典童話輯 1》，頁 13：「她們會拿故事教她們的東西來塑造自己，開始扮演某種角色。這種經驗，通常讓她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產生書寫的慾望，想透過表演來投射自己。」

二、研究目的

針對研究問題，將以「愛情」的大向度，分析三則童話中主人公的女性形象，從外在形象的包裝探討，進而引申進入內在的心理投射，從而引發女性的情愛自覺。

- (一) 男性凝視對於女性客體位置及自身處境之影響性。
- (二) 打破對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並從童話中產生自我認同。
- (三) 女性在觀看愛情童話時投射自我，及透過表演投射自己的形式。
- (四) 女性的內在自我，能從愛情童話中產生情愛自覺。

經典童話形塑的愛情主體，在表象之外蘊含深層意涵，供給閱讀文本時詮釋空間與填補空隙（gaps）的可能，透過歸納整理欲探索之問題架構，在童話蒼茫的世界裡，將沿著「女性形象—鏡像投射—自我覺醒」的線索，層層剝除包裹愛情的糖衣，尋找女性自覺的契機。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擬從三則具備「幸福快樂結局」之元素的經典童話〈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作為深入探討之文本，藉由外延意涵的切入剖析，探索女性從愛情童話中外在的女性形象，內在的自我投射，從而引發在愛情中自我覺醒的心理歷程！

一、研究方法

以下列出本研究探討經典愛情童話的方式：

（一）文獻探討

在研究經典童話《格林童話》中〈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前，先進行了解格林兄弟與成書背景作為後述研究之先備知識；並針對「經典童話與愛情」之相關理論論述、著作、期刊論文、學位論文等中外文獻資料，著手進行蒐集、閱讀、整理、歸納與分析，一一在第貳章陳述。

（二）文本分析

透過細讀文本，分析三則經典童話之意涵，尋找其中關於「愛情」之元素，或影響「愛情」之任何因素，從諸多可能影響之變項，篩檢愛情覺醒之主因，並放大構築愛情元素的情節、物件、女性形象等，以女主人公的角度為出發點，歸納共同現象「女性形象—鏡像投射—自我覺醒」，作為研究女性探索內在自我的主線，並輔以相關理論論述作為女性探索情愛自覺之立論依據。

（三）理論論述

童話，影響女性讀者甚鉅，透過女作家的文學作品，詮釋對於愛情的觀感；抑或女性主義者的眼睛，洞見對於愛情的態度，從而探索女性內在聲音；此外，從學者由其他觀點對童話之研究尋找相關脈絡，輔以佐證。

二、研究步驟

研究者將進一步於以下列出〈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三則愛情童話在第叁、肆、伍章中依序研究主題：

（一）故事源流

研究者將依據民俗學家斯蒂·湯普森（Stith Thompson）所歸納民間故事話型，分析〈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之話型，並將各國與此三則愛情童話「原型」相關之故事，逐一統整歸納。

（二）女性形象

本研究在女性形象的主題主要探討女性主人公之女性氣質（femininity）⁵與外在形象。首先透過外在形象的解讀——如外貌、服飾配件等，拆解一切構築美貌的條件，再透過女主人公之個性，分析女性形象所呈現的具體意義。

（三）鏡像投射

透過書寫小說或閱讀文本，我們將可進一步認識鏡中自我及審視異己。研究者認為閱讀童話能感受幸福的氛圍，可以從文本中呼應自身感受，看到文本中「虛構的我」，亦可解讀為「他者」（the other），從他者映照出「真實的我」，進而了解更完整的自我。

（四）自我覺醒

本研究將透過女性主義者的眼睛，分析愛情童話對女性的影響，並針對女性形象的分析與鏡像投射的自我，以批判與自省的角度，企圖從過去的愛情觀中覺醒，讓彼此因為愛情而更為完整。

⁵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著：「所謂具有女性氣質，就是顯得軟弱、無用和溫順。應修飾打扮，做好準備，並抑制自然本性，以長輩所教授的做作的典雅和嬌柔取而代之。」，《第二性》，頁 350

（五）歸納結論

最後，將歸納「愛情童話」〈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中呈現的多重樣貌，呼應研究問題與目的，藉由探討底層可能延伸之意義，探索女性內在自我與外在異己之定位，並提出研究者看法與發現，作為本研究之結論。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文本的選擇須融合「經典」、「童話」與「愛情」三大元素，迥異於《安徒生童話》與《王爾德童話》在闡釋愛情時習於將「悲劇」的元素置入，形成「淒美動人的結局」，「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素來為《格林童話》之基調，且為年輕女性之口述故事，具備女性特質，故選擇《格林童話》作為本研究之範疇。從《格林童話》所收錄的211篇童話中，選擇研究者個人主觀喜愛之愛情童話〈灰姑娘〉、〈睡美人〉與〈白雪公主〉作為深入探討「愛情」之文本，並分述於第叁、肆、伍章。

《格林童話》一再刪減修改共分為七版，目前坊間看到的版本多數以第七版為主。本研究延用之版本為二〇〇一年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初版印行之《格林童話故事全集》四集為研究範圍，此版本亦為格林兄弟出版之第七版，之所以選擇遠流出版印行之版本乃格林童話之發源地在德國，而此版本為德文直接翻譯之全譯本，且譯者徐璐、余曉麗、劉冬瑜習德文多年，目前定居德國，較能以符合當地文化、風俗民情的精神直譯。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選擇以《格林童話》之〈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三則愛情童話為研究範疇，其共同點均為幸福的結局，但，具備「經典」、「童話」與「愛情」的童話廣泛，選擇以〈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為研究文本牽涉個人喜好與主觀意識，恐難涵蓋所有愛情童話之指涉意涵。

此外，本研究著重於愛情之論述，牽涉個人對於愛情之主觀態度，且可能因個人文學涵養不足，囿於詮釋語彙而影響研究的深度，此為在進行論述與研究時待努力克服與思考之處。

第貳章 經典童話與愛情

研究者在尋找經典童話中蘊含「愛情」元素的作品中，發現童話中女性形象具備「典型」的身影，本章第一節將針對「經典」、「童話」與「愛情」釋義，並在二、三節整理相關論述進行分析探討。

第一節 經典童話中的愛情

本節分為兩大部分探討，第一、研究者將針對「經典」、「童話」與「愛情」依據學者觀點解釋名詞，再針對「經典童話」釋義；第二、將提出經典童話與愛情之相關觀點。

一、「經典」、「童話」與「愛情」的融合

何謂經典？

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為什麼讀經典》中對於經典的釋義囊括十四大要項，認為經典構成個人「寶貴經驗」，並「具有特殊影響力，藏在層層的記憶中，偽裝成個體或集體的潛意識」，在每一次閱讀都有「初識與似曾相識」之感，且「經典是頭上戴著先前詮釋所形成的光環、身後拖著它們在所經過的文化（或者只是語言與習俗）中所留下的痕跡、向我們走來的作品」，同時能「代表整個宇宙的作品，相當於古代護身符」。一言蔽之，閱讀經典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自己，以及了解我們所到達的地步」。（頁 1-9）

梅子涵、彭懿、方衛平、曹文軒、朱自強在《中國兒童文學五人談》中〈關於經典〉的論辯過程，即使各自對「經典」做了表述，但達成之共識——「不朽的作品才屬經典」；換言之，作品必須具備「歷時性」，作品能表徵兒童文學的「美學」、能讓讀者產生「至高無上的敬仰」與「讀者認同」等層層檢驗，作品才稱得上「經典」。（頁 1-20）

桂文亞編《當公主遇見王子》一書中，林意雪〈為什麼要讀經典？〉一文認為經典「歷久彌新」，且蘊藏「智慧」，是我們重要的「溝通工

具」；湯銳在〈經典的永恆魅力〉表述經典就是「在歷史長河的洪流沖刷積澱下來、歷久不衰的人類智慧精華」，且超越「物理時空」與「年齡」，由此，即具備人類共同的情感和價值追求，且能享受審美和人生感悟；歸結以上，經典作品須經過「時空檢驗」，且內涵「智慧結晶」。(頁 23-30)

由此綜述，經典文學作品經由時代考驗，且具備人類智慧精華，能穿越國界與年齡，為人們共同的溝通工具，並對個人造成深遠影響，能幫助個人了解自我，作品即屬於「經典」。

何謂童話？

根據林文寶在《認識童話》之〈可圈可點的胡說八道，入情入理的荒誕無稽—釋童話〉篇章中認為「童話之語源來自日本」，對童話之區分是「在安徒生以前，為兒童寫的民間故事為『古典童話』(fairy tales)，安徒生以後，為兒童寫的創作故事稱為『現代童話』(modern fantasy)」。(頁 12-13)

本研究預針對「古典童話」之文本進行延伸探討，故引述培利·諾德曼(Perry Nodelman)在《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對於「Fairy Tales」之說為「民間故事(folktales)」，民間故事顧名思義乃為流傳民間的口傳文學，針對此他的解釋為「故事由口頭流傳，無法閱讀的人記下故事，然後講給別人聽。」(頁 275)

韋葦在《世界兒童史》對於童話的界說：「童話是以口頭形式和書面形式存在的荒誕性與真實性和諧統一的奇妙故事，是特別容易被兒童接受的、具有歷史和人類共享性的文學樣式之一。」(頁 21)童話，同時具備歷時性與共時性，為成人小孩的共同資產，基於此，童話對每個獨立的個體均造成深遠影響。

麥可格萊詩瑞(James M. McGlathery)雖然認為說故事者因為個人價值觀差異，或重述時扭曲格林童話的原始意義，但卻深信故事本身帶有更深的「真理」，呈現「通俗智慧」(popular wisdom)，而且故

事所表現的情欲態度「既屬通俗文化也屬文學文化」⁶。依據此說，童話本身不僅為口頭流傳的故事，同時意涵民間文化之結晶，其內蘊之智慧亦對於個人產生內化。另外，既然古典童話源於民間的口傳文學，其閱聽者包含大人與孩子，因此其影響之「眾」與「鉅」必然可觀。根據賽普斯（Jack Zipes）在 *Fairy Tales and the Art of Subversion* 進一步對童話之影響力提出看法「我們尊為經典的仙子故事並非永恆、普遍且本身及內在都優美……」，由此，所謂的經典童話並非外鑠光芒、鋒芒畢露，而是極為平凡的通俗文學，存在於汎泛之普羅大眾，但卻蘊含古典智慧，並認為「仙子故事是經過內化、強有力且具有爆發力的歷史處方，我們把那些故事神秘化了之後，才承認對我們的生命所掌握的力量」⁷。歸結其說法，推崇童話對於大眾心理之深層影響，並對生命之衝擊造成必然的力量。

綜合上述諸位學者所論，古典童話歷經世代，經由口語傳播以至文字書寫流傳，蘊含時代價值與文學智慧，能帶給讀者強而有力的內在精神與自我認同。

何謂愛情？

佛洛姆（Erich Fromm）在《愛的藝術》將「愛」區分為「成熟的愛」與「不成熟的愛」。不成熟的愛為生物學之「共生結合」（Symbiotic union），分為主動者與被動者，如懷孕的母親與胎兒之互相依賴之關係，是二，又是一，胎兒從母親獲得一切所需，母親的生活也因胎兒而加強，此等融合不具有完整的人格；相對於「共生結合」為「成熟的愛」，即「保存自己的完整性、保存自己的個人性之條件下的結合」，基於此，「完整性」與「個人性」為愛之充要條件，同時，愛能賦予人的生命「積極主動的力量」，可以「突破人彼此之間的牆垣使之結合」，同時能「脫出孤獨感與隔離感」，更重要的是，在愛之中，「兩個人變成了一個，但仍舊是兩個」，由此歸結，成熟的愛為兩個獨立的個體彼此心靈契合，且能全然尊重彼此，保留各自的

⁶ 《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頁 287

⁷ 《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頁 287

自尊。(頁 35-38)

西蒙·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 在《第二性》中對於真正的愛提出她的說法是「必須建立在雙方彼此對兩種自由的認可上，相愛者這才能體會到自己身為自我和異己的經驗。」道出愛是即使兩性相愛，仍需彼此保有各自的自由與空間，愛人者與被愛者享有獨立自主的「自我」(the Self)，不因愛而成為附屬的人，也就是「他者」(the Other)。(頁 248)

葛羅莉亞·史坦能 (Gloria Steinem) 在《內在革命》中認為「愛的特徵和高度自尊特質十分雷同」，依據此說法，真正的愛須保有完整的個人自尊，即使脫出個人世界，但在兩人世界中仍保有獨立的自主權，可以完整的做真正的自己，而不是完全失去自我。史坦能同時提出「愛」包含特點：「伴侶雙方都覺得自己因為真正的自我而被愛；雖然不願沒有對方一但知道自己沒有對方也可以過得好好的；有足夠的空間容納遊戲、愉悅、與幽默；雙方都能為對方設身處地；愛不涉及權力；仍然把愛想成『從此過著快樂的生活』。」以上特點說明愛是具備高度自尊的，伴侶雙方應保有自主空間，且需要愛己方有能量愛人。(頁 261-272)

派克 (M.Scott Peck) 在《心靈地圖：追求愛及成長之路》中，對愛的定義是「為滋養個人和心靈成長而擴充自我的意願」。即，愛是一種自我擴充且能心靈成長的過程，同時提到「自我犧牲者放棄自我追尋的機會」，不但無法自我成長，也不能使人成長，只是促成依賴的人格，未必能顧及對方的心靈，使自我和他人面臨了停頓和退化，並不是真愛。(頁 65)

納撒尼爾·布藍登 (Nathaniel Branden) 在《羅曼蒂克心理學》中對於羅曼蒂克愛情的本源提出他個人的見解：「愛，就其總體而言，是對我們看重的東西的一種情緒反應。它是由於被愛客體的存在而引起的愉悅經驗，這種愉悅是由親近、互動和投入後產生的。」愛，除了是所愛的客體對個人存在而產生的愉悅感，同時，更深層的意涵是：「愛就是讓所愛的人高興，就是當所愛的人出現時感到快樂，就是在與所愛的人接觸中體驗到滿足。」(頁 49)

歸結以上學者所述，愛即是「保留完整的自我與自尊」，且「先愛自己才具備愛人的能量」，另外，也能使對方「因愛成長而更為完整」。

「經典童話」釋義

融合以上對經典與童話的定義，研究者認為經典童話是：「歷經時代考驗，蘊含人類智慧精華，且老嫗能解，為大人小孩之共同資產，並對個人造成深遠影響，具備不朽之文學價值。」

「愛情童話」釋義

研究者認為愛情童話是：「作品中蘊含愛情元素。」而根據以上對愛情與童話的定義，本研究「從耳熟能詳的民間故事中尋找具備愛情元素的文本，並能從文本中獲得自我認同，促使個人先愛自己，並具備愛人能量後，進而因愛使雙方更為完整。」

二、經典童話與愛情

經典童話中許多圍繞著愛情的情節，幸福快樂的、悲淒的、離奇曲折的、救贖的，……為童話憑添些許浪漫的氣息。凱特·柏恩海姆（Kate Bernheimer）曾說：「童話的情節常常誘使甚至引發某種女性的「自我符碼化」（self-encodement）。」（頁 11-12）反映出女性在閱讀童話時的投射與觀照，就像邪惡的後母對著魔鏡喃喃自語，觀照自己的容貌，面對後母的觀照，女性對著童話的鏡子產生投射與觀照的複雜情緒。

古典童話《格林童話》蘊含民間口述的智慧，其對於愛情指涉的態度多以幸福快樂作為圓滿結局，格林兄弟對於女性形象的刻畫以照顧他們生活起居的妹妹為典範，故塑造出順從的角色；藝術童話《安徒生童話》囿於自身愛情的受創，故描述的女性形象除了端莊美麗嫵淑之外，結局多以悲劇作為結束；同樣屬於藝術童話的《王爾德童

話》，以貼近於民間疾苦的情節，加上個人在愛情的失落，即使結局悲愴淒涼，卻塑造比愛情更至高無上的情操。

林愛華曾表示「廣受大眾喜愛的童話大多是英雄救美，再加上仙女魔法等奇妙幻想的情節，如〈白雪公主〉、〈灰姑娘〉、〈睡美人〉等，這些故事裡的女主角都是溫柔、被動的典型。而整部格林童話中最著名、最受喜愛的人物也就是這些女性。⁸」顯示研究者欲從事研究的對象，其女性形象溫柔婉約，為普羅大眾所熟悉。

針對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之說「神話是一種意識型態」，李元貞認為童話也是如此——「人們從閱讀它們的過程中建立對自我、週遭世界的了解和信念，從而在生活中付諸實行。⁹」指涉童話的影響力不僅只是「本身」呈現的故事情節，也讓讀者對愛情產生迷思（myth）。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認為「愛情和折磨，在故事中令人不安地攪在了一起。女人只有先跳進不幸的深淵，才可以保證得到最美妙的勝利。」點出童話所創造的情節，讓女孩甘於犧牲等待，因為不幸的盡頭將會嚐到愛情的果實。「小女孩懂得，只有最徹底地順從，她才能變得無所不能。」因此，小女孩懂得透過男人的眼睛發現這個世界，看到自己在其中的命運，順從、並且討人喜歡。「死一般躺在玻璃棺內的白雪公主，昏睡的睡美人，這一個個遍體鱗傷、被動、受傷、屈膝、受辱的美麗動人的女主人公，都在向她們的年輕姊妹們證明，那殉難、背棄、順從之美所得到的令人神往的顯赫。¹⁰」似乎向女性宣告：童話裡神奇美妙的情節，終究能克服所有難題，一切的不幸是為了迎接幸福的前奏曲，愛情一終將女性從所有不幸的深淵與磨難中解救。

面對這樣的控訴，女性在觀看童話、詮釋愛情時，如何從心理層面的投射轉而引發內在異己的覺醒，從身陷在浪漫童話的泥淖抽離，在後述的章節裡研究者將針對女性愛情的迷思探索，試圖打破過去對於愛情詮釋的態度。

⁸ 林愛華，〈格林童話之現代解讀〉，《東吳外語學報》十七期，頁 18

⁹ 李元貞序，〈重構新鮮有力的女人世界〉，《醜女與野獸》

¹⁰ 《第二性》，頁 289-292

第二節 童話與愛情之詮釋體系

經典童話中蘊含許多愛情之元素，然而，除了愛情的表象之外，構築的主人公、相關物件、情節等，抑或是童話表徵，均影響曾經是小孩的每個大人，伴隨童年記憶的童話，在成人之後直指內心最深層的自我。文學本身表現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人類語言、語言模式、意象及意義間的相互關聯性，文本要靠讀者了解該文本與其他書寫之間的關聯性。¹¹單一文本從不同的學者、讀者之視角，與作者、口述者之詮釋體系（repertoire）揭然不同。故，本節整理諸位學者及作家對於「童話」與「愛情」之不同詮釋體系，與研究者將以何種理論分析經典童話中的愛情，以作為後述第叁、肆、伍章佐證之重要理論依據。

一、依不同視角檢視童話

經典童話具備「不朽」之價值，因此檢視的視角多元，以下列出數種方式以作為本研究之參考依據：

（一）精神分析學派

布魯諾·貝特漢（Bruno Bettelheim）在《永恆的魅力－童話世界與童心世界》中以精神分析學派的觀點從人物、動物、物件、情節等深入析論數則經典童話，其中〈白雪公主〉論及俄狄浦斯情節（Oedipus complex），認為只有解決內心的矛盾衝突，才能建立新的覺醒和成熟的自我；〈睡美人〉中認為沉睡百年象徵長期的意守自我，是邁入成長的過程；〈灰姑娘〉中提出一連串的試煉，是為了獲得自我成熟，以及實現最高層次的自我價值。

（二）心理學

¹¹ 《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頁 171

雪登·凱許登 (Sheldon Cashdan) 在《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一書從心理發展剖析童話，並將童話故事所描述的情節及觸及的主題，歸納為童年的七大原罪—虛榮、貪吃、嫉妒、色慾、欺騙、貪婪與懶惰。其中〈灰姑娘〉提及嫉妒心可能引起的前因後果，並比較具備「灰姑娘原型」之相關文本；〈睡美人〉提到內心的女巫被除掉及象徵自我正面力量的獲勝；〈白雪公主〉對於外貌的執迷象徵虛榮心，並藉此引發閱聽者反思自我。

珍·費瑞曼 (Jean Freeman) 在《別讓愛情睡著了》以童話〈睡美人〉為出發點，發展出「睡美人綜合症狀」(Sleeping Beauty Syndrome)，提出女性內在的某一部分處於昏睡狀態，從未發覺自己真正個性，亦無法確認自己追求為何，藉以引導女性之情愛自覺，從而在情感關係中喚醒真正的自我，追求更豐富的情感成熟度。

柯云路在《童話人格》中認為童年的經歷在一個人的人格形成史中相當重要，尋找童年記憶唯有透過童話，因此探索人格必然存在「情結」(complex) 概念，透過童話的解讀與情結闡釋，了解童話對人格發展之影響力。

(三) 文學

桐生 操在參考各家學者對童話的不同分析之後，挖掘出「初版」《格林童話》之中的殘酷與現實，出版《令人戰慄的格林童話》，徹底解析深藏在童話故事裡的潛意識以及歷史背景。其中在〈灰姑娘〉中出現母親的朋友，依據西歐的習俗，母親在灰姑娘未成年之前將財產由委託人代為管理，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而小樹枝數年後長成大樹，則象徵管理財產的委託人，以各種手法讓財產增加數倍；在〈睡美人〉中兩名熟諳謎語的學者討論紡錘與沉睡的關係：一說紡錘是指女性私處的小突起物，當公主十五歲時之關係因為玩弄私處，導致失去處女之身，也就是觸犯了自慰之罪，另一說紡錘的形狀暗喻男性的陽具，當公主十五歲的時候會遭到侵犯，導致喪失處女之身，而目前的文本則未敘述此情節；〈白雪公主〉中壞心眼的繼母，其實是白雪公主的親生母親，文本中記載國王因為愛上年輕貌美的白雪公主，因

而遭到生母迫害，並將父女之間的性愛關係，女兒和生母之間對父親的情愛糾葛赤裸裸的記載。初版的《格林童話》是「母親唸給女兒聽時，會不由得羞愧臉紅的書籍」，桐生操的版本殘酷而寓意深遠，為研究者文本分析之參考。

凱特·柏恩海姆（Kate Bernheimer）在《魔鏡，魔鏡，告訴我——當代女性作家探索經典童話》中集結在作品中曾「公開」處理童話題材的當代美國女性作家，選擇最喜歡或影響最深刻之童話，透過童話召喚過去的記憶，也為女性提供一個特殊自我反思的時刻，藉由童話的魔鏡凝視鏡中自我，而閱聽者則藉此喚醒心中長不大的小孩，每一位女性作家選擇的童話與切入的觀點，更讓讀者能透視童話之多元視角。

甘黛絲·薩維奇（Candace Savage）在《女巫：魔幻女靈的狂野之旅》從女性形象探討，假定女巫的形象若依據榮格（Carl Jung）的潛意識理論，是壞母親、壞女人、棘手的女性原型（archetype），而「出沒於格林童話中的女人若是背離家庭價值觀，則具備女巫形象，且女巫被用來表示女性深層的矛盾心理。」（頁 114-119）依據此概念，女巫具備兩層意義：第一表示所有的壞女人，即和善良的女主人公對立的角色；第二則表示女性內心中屬於「惡」的慾望。

綜論，以上透過不同領域的理論，或不同方式詮釋角度，挖掘經典童話中的情境脈絡，尋找文本中深層意涵的可能，研究者認為雖然立論基礎各異，甚至情節解讀存在矛盾，但仍可呼應本研究在探討經典童話與愛情之觀點佐證之依據。

二、從文學角度詮釋愛情童話

桂文亞編《當公主遇見王子》集結兒童文學名家提出對「經典」的見解，並解讀數則經典童話，除提供精闢之論點，亦採新鮮活潑之觀點，貼近讀者生活，將童話與生活搭起溝通橋樑，雖未就立論觀點深入探討，但仍肯定童話之影響力，為研究者枯索之思緒點燃曙光。其中林意雪在〈一個沒有聲音的女孩〉中提到「白雪公主幾乎很少開

口說話，當她說話時，好像都是爲了求得生存；向獵人求饒、請求矮人們收留她；而當她不說話的時候，多半任隨命運擺佈……」(頁 51)；此「無聲」的觀點，研究者在後述章節中將再深論之。

馬景賢在《公主幸福嗎？：重讀格林童話》針對格林童話提出疑問「真的『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嗎？」並從不同面向分類與分析，就主題、人物及故事背景提出觀點；其中在〈蘋果的誘惑〉提出童話中的物件均有其象徵，「紅紅甜甜的蘋果好看好吃，但它的誘惑是個美麗的陷阱」；〈公主幸福嗎？〉點明細讀經典童話將發現「她們的婚姻有很多不幸福」；〈百年沉睡〉則針對公主被紡錘刺到而沉睡百年的事件，整理學者之相關論述，並提出個人觀點；〈從灰姑娘的鞋談起〉依據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等學者之觀點，針對「鞋」的意象展開論述。無論是整理或析論，在「愛情」論述時均提供新的契機。

溫蒂·巴莉斯 (Wendy Paris) 在《灰姑娘睡美人站起來》中以幽默詼諧之筆觸，從童話故事理出寓意主軸，賦予新的角度重新檢視經典童話，並以獨到的剖析提供女性追求愛情真摯建言。

《童話裡的愛情課題》是筆名糊塗塌客之作者，針對二十二則經典童話剖析愛情的課題，立基於「童話裡反應出的不見得是純然美好的粉嫩世界，甚至還顯現出更爲險惡的人性取樣」之觀點，提出「故事總說從此幸福美滿，真相卻常常只是個幻象泡影」，反論「王子與公主過著幸福快樂的神話」，提供後述情愛自覺之顛覆思考。

諾詩洛普·富萊 (Northrop Frye) 認爲灰姑娘與白雪公主之類的童話故事爲羅曼史原型¹²，鍾佩怡在《我把羅曼史變教材了》中對羅曼史的解讀，認爲女主角擁有的魔鏡並非單一審美標準，仍有「男朋友」與「社會眼光」，並進一步指陳羅曼史小說常將美貌刻畫成是得以戀愛成功或擁有權力聲望的通行證。(頁 38-39)

上述透過不同的童話視角，以個人的先備基模 (schemata)，填補文學中的空隙 (gaps)，雖其探討愛情童話的觀點因主題、情節、切入點而各異，但仍提供研究者進入童話與愛情建構的空間之參考指標。

¹² 《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頁 209

三、研究者將如何閱讀童話

綜合以上學者從各角度論述童話，或作家依個人見解詮釋愛情童話，本研究將從以下角度切入，閱讀經典童話中的愛情：

（一）AT 編碼

一九六一年，阿爾尼(Antti Aarne)和湯普遜(Stith Thompson)出版的民間故事分類編碼，即 AT 編碼。本研究在探討〈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之初先以 AT 編碼對文本追本溯源，尋找同類話型，以作為後述文本分析之基礎。

（二）羅曼蒂克心理學

納撒尼爾·布藍登(Nathaniel Branden)認為「從不把羅曼蒂克愛情看成是某些文學作品中的理想，是許多人走向自我成熟和提高過程中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對於羅曼蒂克愛情的高度肯定，認為愛情不僅只是文本中所構築的理想，羅曼蒂克之愛也是「男女之間在精神上、情感上以及性方面產生的強烈依戀。它是一方對另一方高度認可的反映。」(頁 2-3)

（三）鏡像理論

研究者選擇以鏡像理論作為探索女性內在自我的三大主軸之一——自我投射的立論根據。

雅克·拉岡(Jacques Lacan)曾提出「鏡像」理論的觀點，認為自我應當理解為一種「鏡中的我」，一種他人眼中的「我」，或者我們所願意讓別人見到的一種「我」。鏡像階段對自我的整體性認識，是一種想像虛幻層面的認識，他的自我認識建立在虛幻的光學影像之

上，透過另一個完整身體的確認而形成。¹³在鏡像理論中，投射出的自我被界定為「他者」，鏡中自我即為鏡像他者，透過自身投射出的形象產生自我認同。

雪登·凱許登（Sheldon Cashdan）認為：「童話故事對成人的影響力，是源自它們在童年時代的影響，因為美德的種子正是在童年播種。¹⁴」童話對成人的影響力除了心理層面之外，同時也都渴望遇到王子或公主讓生命更完整，因此，本研究欲透過童話這面鏡子，探討女性試圖在文本中自我投射，幻想「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對完整的愛情建立在幸福的迷思，將己身投射至童話的虛幻情境中，認為在愛情中扮演美貌、楚楚可憐、被動等待就是一種理想化的態度，為自己貼上「弱者」的標籤；再者，從自我投射所產生的「鏡中自我」回歸到「我」，在愛情童話中自我覺醒。

（四）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者關心在文本中，主角是否能夠保有或是發展出自主性，或者是否能透過語言塑造出主體性？¹⁵在童話中，女性向來被塑造成楚楚可憐、被動、弱者的形象，女性主義者以針砭的角度審視童話，讓閱聽者對於童話一味鏡像投射自我時，能以更理性的態度重新檢視自身愛情觀，並能從情愛關係中覺醒。

本研究選擇以女書文化出版的《女權主義經典選讀》中若干女性主義者對於女性意識覺醒的論述作為理論建構的基礎，如十八世紀女權先驅瑪麗·沃爾思考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女權的辯護》；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在《女性迷思》一書中解開傳統女性角色的迷思；張娟芬的〈「人盯人」式的父權〉對於異性戀的論辯；此外，對於性別角色的反思，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提出女人並不是生就的，而是逐漸形成的，開啓女性定位的思考；瑪格麗特·米德（Margret Mead）的〈性別與氣質〉中提出人類的氣質是被「教育」，而不是與生俱來的；另外，葛羅莉亞·史坦

¹³ 《拉岡》，頁 143-144

¹⁴ 《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頁 42

¹⁵ 徐永康，〈女性主義對兒童文學的影響（中）〉，《毛毛蟲月刊》149 期。頁 15-16

能（Gloria Steinem）以《內在革命》一書鼓勵女性重獲自尊：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並對內在自我定位與自省。

本研究選擇女性主義者的論述為佐證依據，同時也給研究者反思自我的空間。



第三節 童話與愛情之學術研究

童話被認定為「小女孩人生中的第一本訓練手冊。¹⁶」除了上一節立書撰述經典童話及愛情之外，國內外亦有期刊、學術論文或學位論文，針對童話所指涉的意涵、人物、情節、物件等不同面向剖析分述。本節將逐一彙整與「童話」與「愛情」之相關論述期刊與論文，以作為第叁、肆、伍章參考指標。

（一）學位論文

研究者將童話與愛情之相關學位論文歸類為以下三種性質：

《格林童話》之綜合研究

王文玲（2004）碩士論文《格林童話中的女性角色現象》透過詳細的資料整理，分析《格林童話》中各種女性現象，並且針對這些現象加以探討，意欲提供讀者與研究者多角度的思考方向及選擇故事的依據，聚焦於「女性形象」之探討與剖析，與研究者欲探討之經典童話中「愛情」主題之論述，橫切「女性形象」之主題，故為研究者之從事研究的基石。並總結《格林童話》中具備美貌的女性被歸類為制式的「公主」類型，比較容易得到美好的結局，更以女性主義之觀點，提出「現代女性已不甘於做一個沒有名字的女性，因此有抗拒童話故事呈現方式的聲音」，與研究者欲研究「自我覺醒」之主題可輔以探討。

陳茱馨（2004）碩士論文《格林童話的研究》以「普羅普角色模式」的理論，針對格林童話的故事類型、情節架構與人物形象做完整整理與分析，雖未就分析結果做深入探討，但為研究者在進行文本分析的面向提供一個重要指標。

陳思綺（2006）碩士論文《格林童話角色模式的分析》以「格雷瑪斯角色模式」的理論，分析格林童話角色的特質及其關係，相對於陳茱馨運用的理論，以不同理論角度切入，均可作為研究者後述女性

¹⁶ 《百變小紅帽：一則童話的性、道德和演變》，頁 168。

角色研究之參考依據。

上述三篇論文均針對《格林童話》211 篇文本研究分析，王文玲針對女性角色現象分析，並以女性主義觀點詮釋；而陳茱馨以普羅普的理論從另一個角度切入；陳思綺則以格雷瑪斯理論針對角色分析，均為欲研究《格林童話》者提供全盤性的參考指標。

《義大利童話》之相關研究

楊晴惠（2006）碩士論文《永恆的愛情冒險之歌－《義大利童話》中愛的追尋與昇華》從榮格的集體潛意識以及神話學的角度對愛情冒險故事進行探討，並提出冒險是追尋愛情的表現形式，漸進式地將愛情的力量昇華為激發意識覺醒的方法，並進一步提出女性意識的覺醒也是昇華之愛。《義大利童話》在外在形式是愛情冒險故事，內在涵義上，愛的追尋過程象徵著個人進行個體化的過程，女性從愛情的追求中獲得自身價值的肯定。

李盈穎（2006）碩士論文〈公主徹夜未眠－論《義大利童話》中的公主〉認為童話中公主角色的形塑，反映出長久以來現實生活中女性受到的父權文化與異性戀霸權宰制之意識型態。並指出《義大利童話》中的公主，已超越其他經典童話在閱聽者心中所塑造之典型公主角色；在女性主義的影響下，除刻板的公主角色，同時並存著「勇於操縱自己命運」或「挑戰傳統性別操演下之女性」的公主角色。公主角色的演變，正是女性表達自己的過程。

收錄於《義大利童話》中的文本為本研究欲探討之童話〈睡美人〉與〈白雪公主〉之變形¹⁷，故上述兩篇論文納入探討，在後述第肆、伍章將可輔以佐證。

單一文本〈灰姑娘〉之研究

¹⁷ 《義大利童話》中〈睡美人與她的孩子們〉、〈費奧拉旺德和美麗的伊索琳娜〉和〈那不勒斯士兵〉為〈灰姑娘〉類型的童話；〈吉麗科科拉〉、〈美麗威尼斯〉和〈森林王〉為〈白雪公主〉類型的童話

葉品均（2006）碩士論文〈灰姑娘的前世今生—論童話與文化的互動〉以女性主義的觀點論述，提出「金鞋」是男性控制欲的體現及女性慾望的象徵，同時也象徵王子的戀足癖與灰姑娘的戀鞋癖；隨著時代的改變，女性意識的抬頭亦顛覆女性被救贖的觀念，自我覺醒之後離家尋找自我，在自我成就之後對於愛情需求的改變，並試圖重建灰姑娘情結，對於愛情態度的演變也隨著時代遷移與文化改變而覺醒。雖然從文化轉型的角度審視灰姑娘的影響，但在第叁、肆章時分別從女性物化及女性意識論述，將可與本研究在第叁章相互對照。

（二）期刊論文

楊於珊（1999）在〈當公主遇見王子—透視童話中的性別角色〉中認為古典童話的所塑造的性別角色單一化、泛性別化，缺乏其他興趣和人格特質；以容貌評斷女性價值，失之完整的自我形象；女性處於被動、缺乏自信。並提出古典童話有許多性別刻板印象，應將童話故事與生活結合，進而引導小讀者探索自我。

林愛華（1999）發表於《東吳外語學報》十四期之學術論文〈童話世界裡看中德文化〉在「童話中的男女愛情故事」段落比較中德童話之差異，提到德國童話「常以婚禮做結束—王子與公主結婚，過著幸福的日子。至於婚後的生活，我們一無所知。」點出在幸福快樂的生活表象之外，枝微末節仍有其他詮釋空間的可能，留待讀者填補空白；並在結論針對「愛情」的觀點論及，童話反映當代浪漫主義影響作家「歌誦真摯的愛情」，故童話中愛情有救贖的力量，能破解魔法，戰勝巫術；且「童話中之主人翁喜愛冒險遊歷，在廣大的世界尋找幸福。」

林愛華（2002）另外發表《東吳外語學報》十七期之學術論文〈格林童話之現代解讀〉其中以〈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等女性主義之後設（Metafiction）¹⁸童話，分析探討現代社會對傳統價值

¹⁸ 「後設」一詞最早出現於1970年，是一位美國的批評家與自我意識作家威廉·H. 蓋斯（William H. Gass）所使用的創新詞。帕特里莎·渥厄（Patricia Waugh）詮釋：「後設是賦予虛構性的一個術語，這些創作在有自我意識地和系統地把注意力引向它作為藝術事實的地位，以便於就虛

的新解讀，帶給研究者在後述女性自我意識覺醒新的思考空間。

邱子寧（2005）學術論文〈閱讀〈小人魚〉的階級與性別〉論及小人魚的女性形象具備王子所欣賞的女性特質—溫馴、服從、依賴與沉默，並在第三段落「閱讀〈小人魚〉的性別」摒棄過去評論者歌誦小人魚追求愛情的偉大，與讚揚撒刀身殞的崇高，注入一股新的觀點—「女性意識的覺醒」。其認為小人魚沉默無語，附庸在王子支配下，對自己的生命根本沒有決定權；附庸者要靠適應和取悅支配者才得以生存，隨著小人魚失寵，支配重心轉移而開始覺醒；〈小人魚〉的覺醒可作為研究〈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情愛自覺之對照。

梁敏兒（2005）學術論文〈安徒生童話的鞋和腳意象—權力和情慾之間〉認為安徒生「憧憬愛而又要禁絕熱情」，表現「壓抑」的人格特質，其中在第三段落「永恆的童貞：刑罰的背後」論及〈灰姑娘〉與鞋的意象，提出「鞋和婚姻的關係表現性愛的象徵」，「鞋子由新郎賦予代表了女性願意屈從於男性的權力之下」，並進而提出「婚姻和男性的權力，在鞋的意象中可謂表露無遺」之觀點。

構和現實的關係提出詢問。」見《後設小說—自我意識小說的理論與實踐》，頁 3

廖卓成則認為後設童話具有「保留原有角色，完全改造角色的好壞；情節也有更動，但看得出來是對某個經典故事的重寫。」見《童話析論》，頁 238

第叁章 穿上「合腳」舞鞋的灰姑娘

本章，將以放大鏡循著童話脈絡抽絲剝繭，深究灰姑娘「合腳」的舞鞋是否能帶來「合適」的婚姻？以下各節，研究者先整理〈灰姑娘〉之流傳，並試圖以新聞學中的「W-H: who、when、where、why、how」形式，針對〈灰姑娘〉之文本細讀，檢視「小腳」為什麼等同於美麗（why）？在何處邂逅（where）？何時該離席（when）？意義何在（how）？什麼是「灰姑娘情結」(Cinderella Complex)(what)？又，是誰，賦予女性「灰姑娘情結」(who)？女性如何擺脫「灰姑娘情結」，在愛情中覺醒（how）？聚焦之後，透過童話這面多稜鏡，女性將如何產生情愛自覺！

第一節 〈灰姑娘〉

童話，帶領人們在現實與幻想之間擺盪遊走。培利·諾德曼(Perry Nodelman)在《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指出「〈灰姑娘〉童話故事的型態，描寫在安全感上受挫的孩子離開家，步上旅程，而最終在別處找到代替昔日安全感的新家。」(頁 117)將灰姑娘在現實生活中的不堪的處境化為力量，帶給閱聽者掙脫困境的希望。

〈灰姑娘〉描述的是母親過世，父親續絃的女孩，遭到後母與兩位姐姐的刁難欺侮，國王舉辦舞會遴選王妃，灰姑娘因為遺失的一隻舞鞋而飛上枝頭當鳳凰的故事。〈灰姑娘〉似的童話不斷以變形的樣貌存於各種版本中，雪登·凱許登(Sheldon Cashdan)在《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表示：「目前為止被紀錄下來灰姑娘的版本超過七百個，而新的版本還在不斷地誕生。」(頁 123)

世界各地以不同的方式詮釋〈灰姑娘〉，也反應不同的社會文化，即使故事情節稍有差異，我們都可將之歸類為「灰姑娘原型」故事。其故事包含主角一楚楚可憐的姑娘，狠心的後母，以及她壞心眼的女兒，且文本中都有一場盛大的舞會，並會遺失一隻舞鞋，男主人公急於找尋鞋的主人，最終女主人公飛上枝頭當鳳凰，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美國民俗學家斯蒂·湯普森（Stith Thompson）在《世界民間故事分類學》將〈灰姑娘〉歸入民間故事話型 AT510，其中最著名的是〈灰姑娘〉（類型 510A）¹⁹，主要情節歸納如下：

- （一）女主人公被其繼母和繼姐虐待。
- （二）她的名總是和灰聯繫在一起，表明了她在家中的卑賤地位。
- （三）可憐的灰姑娘接受了超自然者的幫助，有時從她已故的母親，或從善良的神母那兒得到援助。
- （四）在某些文本中助人的動物被殺，長出了一棵樹為灰姑娘提供美麗的衣服。
- （五）她可以和王子連續三晚跳舞，然後在被禁止的時刻來到之前逃走。
- （六）她要擺脫王子，使他到處去找她。
- （七）並不總是用遺失的鞋來指示行蹤，讀者從童話故事中得知任何認證的方法都可能用來描寫找她的過程——投一戒指到太子的杯子裡，或在他烘烤的麵包裡，或當樹彎下來以便於她採摘金蘋果時，特地暗示灰姑娘在場。（頁 151）

追溯至中國版的民間故事〈葉限〉——大約是西元九世紀，隋唐時代段成式（生年不詳，足於西元八六三年）收錄於《酉陽雜俎》——是最早具備「灰姑娘原型」的故事型態。描述受後母虐待的葉限，將心事及精神寄託於紅鰭金眼的鯉魚（鯉魚是中國民間故事中極為受尊敬的動物），後母得知後將鯉魚殺了，並且烹煮吃掉後將魚骸藏於糞堆中。後經仙人指點將魚骸藏在書房裡，魚骸將適時給予所需一切。後來葉限需要合適的衣裳去見沱汗國王時，魚骸賜予鞋和一件用翠鳥羽毛製

¹⁹從文本到文本只要保留主要情節，即可變換一切母題，〈灰姑娘〉（類型 510A）和〈燈芯草帽〉（類型 510B）之間是密切地互相影響的。〈燈芯草帽〉敘述的是女主人公從家中逃走，或被逐，因為她的父親要娶她，而王子是借助放入食物或飲料中的戒指，而不用穿鞋的方法。

成的外衣，葉限最後嫁給陀汗²⁰國王。²¹灰姑娘型態的故事，在中國南方少數民族廣泛流傳，歷久不衰，具有深厚的南方民族文化特徵。故事的主人公葉限讀音近似格林童話中 Aschenbrode(灰姑娘)的 Aschen(灰)；她遺落的金履，當為金色毛履，因此「其輕如毛，履石無聲」²²。根據《大英百科全書》記載：灰姑娘的鞋子是用「vair」(法文「毛皮」之意)做的，卻被誤植為「verre」(法文「毛皮」之意)做的，卻誤植為毛皮，因而以訛傳訛流傳至今²³，玻璃鞋成為〈灰姑娘〉中美麗的物件，意外成為文本中畫龍點睛的效果，為人們所深刻記憶。

到了十七世紀，義大利那不勒斯的說故事人吉恩巴提斯塔·巴希里(Giambattista Basile)於一六四五年收錄於《五日談》出版的〈貓咪仙德麗拉〉；爾後，在一六九七年，法國的夏爾·貝洛(Charles Perrault)將〈珊朵麗昂〉收錄於《鵝媽媽的故事或寓有道德教訓的舊時故事》中。描述女主人公在工作完畢之後，總坐在壁爐旁的灰上，所以大家都叫她鳩珊朵隆(灰屁股)，意指「坐在灰堆上的姑娘」；十九世紀德國格林兄弟，根據中上流家庭出身的知識份子口述蒐集而出版《格林童話》中亦收錄〈灰姑娘〉；除此之外，尚有蘇格蘭版的〈蕊辛·柯蒂〉²⁴、越南版的〈阿米和阿糠〉²⁵、英國版、德國版、挪威版、非洲版的、俄羅斯版的、美洲版、；此外，韓國、日本、印度、印尼、菲律賓、巴爾幹半島等國家亦均流傳，足見〈灰姑娘〉的故事流傳範圍之廣。

而深刻存在於閱聽者腦海中的浪漫元素—南瓜車、仙女、玻璃鞋—均為《貝洛童話》〈珊朵麗昂〉中的情節，華德·迪士尼(Walt Disney)的動畫電影《仙履奇緣》即以此為藍本，貝洛發明的南瓜馬車和玻璃鞋，如今已經變成一種文化符號，大多要歸功於這部影片的功勞。²⁶除此之外，〈灰姑娘〉以各種樣貌呈現在閱聽者面前，繪本、

²⁰ 從故事背景分析，為今之印尼蘇門答臘。公元七世紀，印尼歷史上第一強大帝國崛起，疆域「東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遠，北臨中國海。」見〈唐代僚女嫁陀汗—從中越灰姑娘故事看國際文化交流〉，頁 83

²¹ 《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頁 126-7

²² 〈自東傳西的〈灰姑娘〉故事〉，頁 36

²³ 《百變小紅帽：一則童話的性、道德和演變》，頁 37

²⁴ 《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頁 123-6

²⁵ 〈唐代僚女嫁陀汗—從中越灰姑娘故事看國際文化交流〉，頁 86

²⁶ 《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頁 130

卡通、偶像劇、舞臺劇、電影等，無論以何種樣貌存在，其共通元素均為「找尋合腳舞鞋的主人」！



第二節 女性形象

本節主要分為兩大部分探討女性形象，首先探討男性視覺權力下，女性的「外貌迷思」，以及在外貌迷思之下，男性如何重視女性的「個人門面」(personal front)？貫穿童話的關鍵性物件——「舞鞋」，具備什麼意義？何以對「美的標準」是將「小腳」視為藝術品？

以下整理〈灰姑娘〉中五位女性角色之形象（其中灰姑娘兩位姐姐併置於一欄），以作為本節論述之依準。

角色 形象		母親	灰姑娘	後母	姐姐
個性			虔誠、善良	刁難灰姑娘	內心又狠又黑
外貌			（穿著金光閃閃的舞裙）美極了		臉蛋兒白淨、漂亮
穿著			灰舊的褂子 木屐		漂亮的衣服
慾望（父親的禮物）			第一個碰到帽子的樹枝		漂亮的衣服 珍珠和寶石
舞會	第一天		金絲銀絲做成的衣服和鞋子		要求灰姑娘梳頭、刷鞋、繫鞋帶
	第二天		比昨天華麗得多的衣服		

	第三天		華麗無比、 金光閃爍的 衣服 小巧、精緻、 純金的鞋		
備註	生重病， 離開人世			不准灰姑娘 參加婚禮 要求女兒把 腳削去以便 穿鞋	

(表一)

一、外貌迷思

柔弱、順從，向來是嫵淑女性被授與的角色扮演。富人的妻子生重病過世了，續娶的妻子帶來兩個女兒，即使長得白淨、漂亮，但內心卻又狠又黑，和後母一起刁難小姑娘，可憐的小姑娘也揭開苦難的生活：

她們拿走小姑娘漂亮的衣服，只給她一件灰舊的褂子和一雙木屐穿。(四之一，頁 168)

她必須從早到晚做又重又累的活兒，早上很早就得擔水、生火、燒飯、洗衣。晚上，她累得不堪，卻沒有床睡，只能躺在竈邊的爐灰裡，渾身是灰，看起來很髒，家人都叫她「灰姑娘」。(四之一，頁 169)

灰姑娘的生母在臨終前對她說：「親愛的孩子，你要虔誠、善良，這樣，仁慈的上帝就會永遠幫助你。」(四之一，頁 168)，灰姑娘一直謹記母親的遺言，然而，從文字裡我們窺見灰姑娘從後母和兩位姐姐入門開始，就註定悲慘的命運，童話設定主角「善」和「惡」二元對立的角色，讓閱聽者在閱讀的同時，不自覺的同情弱者；以「惡」的繼室三人映襯「善」的灰姑娘，更突顯其虔誠、善良的個性，也為後來的幸福埋下伏筆。

再者，對於外貌的迷思，或者，可以說是慾望的展現，在兩位姐姐要求的禮物中得以窺見。父親欲前去彌撒，因此詢問兩位繼女想要獲得什麼禮物，她們要求「漂亮的衣服、珍珠和寶石」，足見兩位姐姐執迷於對外在形象的虛榮—除了「服飾」，還有「配件」，而灰姑娘要求的僅僅是榛樹枝，相形之下更顯處境的卑賤與楚楚可憐。在下一段落，將深入探討「服飾」與「配件」對於女性外在形象之重要性。

某日，國王將舉辦盛大的舞會，邀請當地所有漂亮的姑娘參加，他準備在舞會上為自己的兒子挑選新娘。請注意！國王為兒子在舞會上挑準新娘的依準是藉由舞會的形式尋找「漂亮」的新娘。這場盛宴，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競賽盛事，都會激起人最原始的渴望，希望自己就是那萬中選一。在這個故事裡，只有一位少女會得到獎賞，只有一個人能得到成為第一名的所有利益。²⁷倘若，每個獨立的個體都是「表演者」，那麼，「舞會」即象徵「表演舞臺」，藉由在「舞臺」登臺演出的機會，每個「表演者」花盡心思在「外貌」打點，期待自己在這場「選美大會」中成為那萬中選一的最佳女主角。

美貌的迷思促使兩位姐姐和後母積極爭取雀屏中選的機會，而平日灰頭土臉的灰姑娘則在遭受百般刁難下無法前往舞會，即使如此，她仍積極為自己爭取機會，幸賴鳥兒們協助挑揀豆子和提供舞衣舞鞋，好讓她能在舞會展現風采：

一隻鳥兒給她扔下來一件用金絲和銀絲作成的衣服，還有一雙用金絲和銀絲編製的鞋子。(四之一，頁 173)

她穿著金光閃閃的舞裙，真是美極了。(四之一，頁 173)

王子迎著灰姑娘走過來，挽著她的手和她翩翩起舞。王子不再和別的姑娘跳舞了，他握著她的手一直沒鬆開，當別人來請灰姑娘跳舞時，王子便說：「她是我的舞伴。」(四之一，頁 174)

憑著先天的美貌和外在的華服，在舞會搶盡鋒頭，並贏得王子傾

²⁷ 《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頁 128

心的灰姑娘，第二天在送走後母和兩位姐姐後，仍積極爭取參與舞會，對著象徵「好母親」²⁸的樹再次要求舞衣舞鞋：

鳥兒扔下一件比昨天華麗得多的衣服，她穿上這身衣服去參加舞會，所有的人都為她的美麗而驚嘆。(四之一，頁 175)

第三天，灰姑娘依舊在送走家人後，來到墳前對小樹祈求：

鳥兒扔下來一件華麗無比、金光閃爍的衣服，好像從沒有過如此高貴的衣服，還有一雙純金的鞋。(四之一，頁 176)

欲擒故縱的灰姑娘，在第三天的舞會結束後，留下了一隻「小巧、精緻、用純金做成的鞋」，而這只金鞋為自己日後的幸福埋伏筆。王子循線找尋舞鞋的主人，兩位壞心的姐姐躍躍欲試、削足適履²⁹，但終究因為由腳滲出的鮮血而露出破綻。直到灰姑娘將小腳伸進合適的金鞋中：

王子端詳著她的臉，他立刻認出，這正是跟他一起跳舞的美麗姑娘，他叫了起來：「這才是真正的新娘！」(四之一，頁 178)

灰姑娘藉由「美貌」與「華服」，贏得幸福快樂的婚姻。

在〈灰姑娘〉這則童話裡，舞會中的姐姐和後母並無察覺穿著金光閃閃的舞裙就是灰姑娘，反而誤以為是陌生的公主；王子原先並沒有識別出灰姑娘真正的身分，直到金鞋合腳，仔細端詳之後才認出。足見女性形象可藉由容貌的妝點與服飾配件的襯托，烘托出女性超凡

²⁸ 《巫婆一定得死》：「樹是仙德瑞拉故事各種版本中，經常能找到的共同元素。它能夠給予生命，並且與土地聯繫，象徵的是好母親的精神。母親雖已過世，卻能藉此給予苦惱的女兒安慰與保護，讓她知道她並不孤單。它代表幻想的實現，與正面自我所能提供的保護；它象徵一股根本的生命力量，代表女主角內心所有好的一切。」，頁 125-126

²⁹ 語出語本淮南子·說林：「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

的氣質。以下欲透過解讀美貌，探討女性對於外貌的迷思。

二、解讀美貌

從上述女性形象之各面向，除了扁平人物—母親、後母、兩位姐姐烘托灰姑娘之女性特質外，其個體所具備的內在氣質、穿著的華服與金鞋，將於以下探索其深層涵意。

（一）內在氣質

灰姑娘被塑造為任勞任怨的女性形象，每天的工作職務為料理不完的家事。家庭勞務，被視為表現女性自我表現的機會，母親教育灰姑娘應具備女性的特質與職責，謹記遵守母親辭世前之遺言—「虔誠、善良」之美德，並發揮照料他人的母性，具備伍爾芙（Virginia Woolf）筆下的「家庭天使」³⁰之特質，此乃男性眼光之「最高藝術」。

另外，國王在舞會為王子挑選對象，此對象將來貴為皇后，得兼具社交場合具有的溫婉女性氣質，「舞會」的社交場域，正好可觀察女性所散發的綜合氣質與禮儀，國王為王子遴選皇后此舉，將灰姑娘在「廚房」的工作場域，拉至「舞會」之社交場合，由「私領域」轉往「公領域」，女性形象被塑造成遵循合於身分之行爲舉止，去扮演具備女性氣質的客體。

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在《自己的房間》提及：

人們認為我們忘了身為女子及行其所宜，禮儀，時尚，跳舞，衣裝，遊樂，乃我們應學習之事……而乏味瑣屑家務的治理，有些人卻認為是我們最高的藝術最大的用處。（頁 106）

由此，灰姑娘原來具備「家庭天使」的形象，也就是泛泛之眾認

³⁰ 英國詩人帕特摩爾（Coventry Patmore）在〈家庭天使〉一詩中塑造了一個家庭天使的典型：大家閨秀、文靜、高尚、單純、無私。完全符合了社會規範的標準。

為女性所應具備之「嫻淑」特質，是處於客體的女性之最高藝術，而王子藉由舞會，將灰姑娘帶至公眾場域，或者，應該說灰姑娘不甘於平凡，認為自己應該學習之事是一禮儀、時尚、跳舞、衣裝、遊樂——乃積極主動爭取參與上流社會之社交場合，並且，希冀在「舞會」的場合，能藉由自身散發之女性內在氣質飛上枝頭當鳳凰。

（二）華服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曾表示：「女人必須在與己有關的場合「裝門面」；在家做自己的事時，她可以穿著隨便；外出待客時，則要「盛裝打扮」。禮服有雙重功能；它既指明了這個女人的社會地位（她的生活標準、財富、她所隸屬的社交圈子）。」（頁 490）「華服」為灰姑娘參與舞會時「裝門面」的重要物件，藉由金絲銀絲做成的衣服，灰姑娘得以在一連三天參加舞會時成為最閃耀的女主角。男性視覺權力將女性外在形象物化，並視為結婚的要件之一，王子挑選對象為一國之后，當然也得「才」「貌」雙全。藉由「舞會」的社交場合，可檢視對象是否行止得宜、兼具此等美德。

高夫曼（Erving Goffman）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表述：

個人門面（personal front）包括官職或地位的標誌；衣著、性別、年齡、種族特徵；身材及相貌；姿勢；談吐方式；面部表情；舉止等等。個人門面是由種種刺激組成的。

有時我們可以根據這些刺激的資訊發揮的作用而把它們分為「外表」（appearance）和「舉止」（manner）。「外表」指那些可以隨時告訴我們表演者處於什麼社會地位的刺激。這些刺激還可以告訴我們個體當時處於什麼樣的禮儀狀況。「舉止」可以用來指那些能夠隨時告訴我們，表演者期望在即將到來的情境中，扮演什麼樣的互動角色的刺激。（頁 26）

承如高夫曼（Erving Goffman）所述，那麼，舞會將是一個可以觀察個體「個人門面」的重要場合，在這個表演舞台上，表演者在外

貌上費盡心思，二位姐姐得知受邀參加舞會，「高興得像瘋了似的」（四之一，頁 171），並要求灰姑娘幫忙打理門面—梳頭、刷鞋、繫鞋帶的舉動，可見她們對於舞會之重視；而灰姑娘在家人出門參加舞會後，來到榛子樹下哭喊著要求：「小樹啊，你彎一彎，搖一搖，把金衣、銀衣扔給我。」（四之一，頁 171）一連三天要求榛樹賜予金衣、銀衣，且愈來愈華麗的華服與鞋子。由此觀察，三位參加舞會的年輕女性除了自身對外在美貌之重視，更希冀能在舞會上能成為男性凝視的焦點，也因此物化了自我，將自身價值貶抑為客體。

（三）金鞋一腳

小腳崇拜在諸多的作品中出現，普希金重要的敘事詩《葉甫蓋尼·奧涅金》中塑造的俄國青年對於女人纏足小腳格外癡迷，如「可愛的淑女們纖足飛轉。隨著這勾魂攝魄的纖足，飛轉著烈火般熾熱的視線。」（一章廿八節）；「痴心的人啊，究竟在何時何地，在哪片荒野你才把它忘記？啊！小腳！小腳！如今你在哪兒？」（三一節）；「滿懷愛情，湧向她的雙腳。那時我多想隨著滔滔波浪，去親吻那雙可愛的小腳」（三三節）³¹從敘事詩中，窺見奧涅金特殊的愛情觀，俄國人對小腳的崇拜如癡如醉，對「小腳」的迷戀已不論中國或西方了。

除了作品外，「腳與金鞋」的意象一直為大眾所探討，葉品均在碩士論文〈灰姑娘的前世今生—論童話與文化的互動〉提出個人觀點，認為「只有當王子彎腰屈膝為灰姑娘穿上鞋子時，『臣服』性的動作，才能說明灰姑娘地位不似從前。那是一位『男人』、『貴族』臣服於『女人』、『平民』的動作。」自此，女性的社會地位攀升，男性與女性地位上的懸殊差距拉近，「但這並不表示女人（平民）從此翻身，可以凌駕男人（貴族）……；穿鞋的動作是一個為灰姑娘「抬轎」的儀式，唯獨掌權的人（男人），才有資格冊封他人（女人）。故事中的掌權者依舊是男性（貴族）。」（頁 44）

基於各國文化差異，雅各·格林在《德國法律故事誌》第一卷〈序〉的第四章〈象徵〉一節中也曾表示：「新娘讓新郎為她穿鞋，是德國

³¹ 〈小腳崇拜〉，《知識與愛情》，頁 105-107

古老的結婚儀式，如果新娘願意把腳放進鞋裡，就代表願意服從男方。」研究者則認為「鞋」是和女性身體—「腳」—唯一親密接觸的物件，在當時保守的時代背景中，女性願意將私密的「腳」裸露於男性視覺之下，並放置於鞋裡，代表屈從於男性。

除了在「穿鞋儀式」中掌權者為男性之外，女性亦屈從男性的視覺權力。灰姑娘的兩位姐姐為了能雀屏中選為王子結婚的對象，不惜削足適履，期望能合於舞鞋，嫁入豪門。到底「美」的定義是什麼？男性霸權對於「小腳」的迷思何在？美國女性作家喬伊絲·卡羅·歐提斯（Joyce Carol Oates）曾表示：「灰姑娘—她的肉體，包括她那纖細而美麗的小腳，表現出她的貴族氣質，她的王子會選中她，是因為這樣的氣質自難遮掩。³²」「美的標準」是男人凝視下的產物，在男人的凝視下，女性被當作藝術品一般的看待，因之，美的標準也成為控制和物化女性的利器³³。如此解讀「美的標準」，那麼，女性的「小腳」被男性物化—以藝術品視之。

布魯諾·貝特漢（Bruno Bettelheim）³⁴在《永恆的魅力—童話世界與童心世界》中也針對「腳」的迷思提出看法：

〈灰姑娘〉問世之際，人們的原型類比（the common stereotype）中，男性粗獷健壯與女性溫柔適成映照。所以灰姑娘的小巧秀腳使她具有女性獨特的丰姿嬌態。異母姐姐大腳難適小鞋，相形之下難免顯得剛氣有餘而秀氣不足—因此在情場競爭中略遜一籌，屈居下風。為了死心塌地得贏得王子，她們不顧一切，無所不為，只要能成為姿色動人的女子。（頁 331）

柯云路在《童話人格》一書亦表示：

〈灰姑娘〉中的水晶鞋來自中國女子纏足文化的影響。據

³² 喬伊絲·卡羅·歐提斯（Joyce Carol Oates），美國女性作家，於普林斯頓大學擔任人文科系的教授，出版過許多小說、詩集與詩評，她最近的小說是 We were the Mulvaney's 與 Man Crazy。曾經贏得 National Book Award，也在一九九六年因短篇小說的成就贏得 PEN/Malamud Award。《魔鏡，魔鏡，告訴我：當代女性作家探索經典童話 輯 2》，頁 157

³³ 《尋找歷史中缺席的女人：女性自傳的主體性研究》，頁 118

³⁴ 布魯諾·貝特漢（Bruno Bettelheim）曾在芝加哥大學任教，教授心理學、教育學、精神病學，為一著名之兒童心理學家。

說，灰姑娘丟落一隻鞋的情節最早出現在中國。大概只有在中國歷史上出現過普遍的纏足現象，小腳成為女人美麗的重要標誌。(頁 238)

綜合以上二位學者所述，男性對女性外貌的執迷，以不同面向之觀點剖析「小腳」之美，促使兩位姐姐為達嫁入豪門，飛上枝頭當鳳凰，不惜忍痛「削足適履」。文化人類學以「通過禮儀」(the rites of passage)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對女性的酷刑，因為身體的殘毀，象徵達到「女人標準」的「符號」，也是進入社會規範的印記³⁵。灰姑娘的姐姐，透過削去腳趾或腳跟，造成身體的殘毀流血，象徵身體已臻於成熟完整，足以脫離家庭獨立自主。

「削足適履」與中國古代「三寸金蓮」³⁶對於「小腳」的迷思不謀而合，「三寸金蓮」的故事，提供了「男性的凝視」的典範。李煜是個君主，代表男性/權力/主動/觀看，是男性的「視覺中心」。宵娘的三寸金蓮翩翩起舞，構成了李煜的「視覺快感」。「男性凝視」下的三寸金蓮，成為女性仿效的對象，這說明女性也以男性的觀點作為自我的審美依據。女性透過了「男性的凝視」成為被觀賞的客體，且樂於以此吸引男人。女性被觀看過程中，失去了自我的主體性，接受以男性權力為中心的視覺美感。³⁷

透過男性霸權的視覺，女性對於「美」的要求，是以男性這面鏡子觀照。觀照之後，下節將討論如何再以童話的多稜鏡自我投射？

³⁵ 《尋找歷史中缺席的女人：女性自傳的主體性研究》，頁 113

³⁶ 文獻和考古資料大多引用李煜（937-78）和嬪妃宵娘的故事來解釋纏足的起源。據說李煜讓宵娘以帛纏足，使雙足纖小彎曲一如新月，並在六尺高的金製蓮花臺上翩翩起舞，纏足於是被稱為「金蓮」及「三寸金蓮」。此後宮內外女性都仿效纏足，漸漸成為風氣，從宋代開始，尖尖的小腳便成為一個美女的重要條件。

³⁷ 《尋找歷史中缺席的女人：女性自傳的主體性研究》，頁 115

第三節 鏡像投射

灰姑娘般浪漫的際遇與愛情令人憧憬，藉由童話的這面鏡子，女人攬鏡自照，琢磨主人公的角色與情境，企圖透過自我投射為己身的愛情規劃美麗的藍圖。幻想，於是成為女性體驗愛情的一種模式，「完美」的伴侶與「完美」的情感關係，成為女人所嚮往建構的愛情世界。

若從灰姑娘的角色出發，她接受教母所變出能立刻派上用場的各種東西時—那些東西又使她變成合宜女子的傳統形象—為了符合男性視覺權力下的他者，灰姑娘物化自己，變成想像中符合別人期待的樣子。「從拉岡鏡子階段（mirror stage）的概念來看，她已把自己想成從鏡中及別人眼中看到的那個侷限的自己，因此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有限的想像以外的世界與人事。³⁸」如此看來，灰姑娘將自身框架在他人的眼光，以此為標準規範自己。

另方面，〈灰姑娘〉呈現的是一個飽受欺壓的女孩，一旦生活中有了轉機，便不忘躋身為自己追求幸福的故事。在舞會終了，不忘遺留信物—「舞鞋」，作為日後找尋愛情的觸媒；除一方面企圖積極主動脫離原生家庭的不幸，另方面心理層面卻矛盾的等待王子救贖，在「主動」與「被動」糾葛的複雜情緒下，牽引出躍身為一國之后的幸福結局。

真實的自我在幻想的衝擊下，於是矇蔽了現實的考量，本節將以「灰姑娘情結」、「主動追求愛情·被動等待幸福」、「飛上枝頭當鳳凰」三個面向，探討女性在經典童話〈灰姑娘〉這則童話中，自我投射所呈現的倒影。

一、「灰姑娘情結」

柯云路認為「灰姑娘情結」是從小在家庭中處於低下地位的小女孩情結；也是一個渴望出人頭地的強烈情結，他在《童話人格》中將此情結之特點歸納如下：

³⁸ 《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頁 205-206

- (一) 是一個缺乏父愛，被母親歧視，又被姐姐們壓制的小女孩對家庭完全絕望的特有情結。
- (二) 自小在家庭生活中地位低下的女孩，往往對未來生活充滿憧憬與幻想。她們深深渴望來自家庭以外的機會。
- (三) 從小失去父愛的灰姑娘，當然渴望得到父親般的男人保護，但又渴望像仙女教母那樣具有母愛的女性保護。
- (四) 灰姑娘情結是一個女孩渴望戰勝壓制她的姐姐的情結。渴望戰勝姐姐，成為灰姑娘一生幻想的源泉與行動的動力。(頁 235-240)

綜論，灰姑娘情結是一個企圖掙脫自己卑賤地位，卻不得不順從的為姐姐們打點參加舞會的行頭；從小受到的歧視與加諸在她身上的磨難，未曾使她退怯，但無法藉由參加舞會的機會走出家庭，卻讓她痛哭；姐姐的欺壓、後母的歧視，與父親的形同虛設，更讓她急欲擺脫這不幸的遭遇，因此，樹、鳥兒成為她唯一的依賴與信仰，也是與母親接觸的管道；她渴望在女性形象上比兩個姐姐美麗、自信、成功，在自我認同中渴望愛情、婚姻、與幸福人生。灰姑娘情結就是一個身處低下、自卑的身世如此複雜、多重的情緒拉扯，以致形成矛盾的多重人格，特別為孤單、怯懦的女性心理投射；一言以蔽之，灰姑娘情結表現出女性對男性物質崇拜與依賴的心理符號。³⁹

灰姑娘的姐姐「臉蛋兒長得白淨、漂亮，可是內心卻又狠又黑」(四之一，頁 168)。以姐姐雖有美貌外表，但卻惡劣的行徑，映襯灰姑娘的純淨善良、處境堪憐。在童話故事裡，任何對於可能發展不幸結局的焦慮，透過童話故事的幸福結局得到解除，因此，讓現實世界的女性在面對困境時自我投射，甚至幻想等待王子搭救。灰姑娘的淒涼遭遇在讀者或聽眾心裡激起的焦慮和不安，很快就被一個幸福的結局所消除。⁴⁰

心理學家查理斯·霍頓 (Charles Horton) 在《慰藉》表示，任

³⁹ 〈從中國古典戲曲看失落的中國女性之「灰姑娘」情結〉，46

⁴⁰ 《永恆的魅力—童話世界與童心世界》，頁 305

何事物只要能引發「與恆久母性的象徵性關聯」，都有助於激發所謂的「移情聯繫」(transitional relatedness)⁴¹。灰姑娘象徵一位從小失孤的女性形象，形同虛設的父親、後母的虐待刁難與繼姐的冷嘲熱諷，形成一種孤立無援的處境，無法讓她感受家庭的溫暖，故將心靈的寄託轉而投向任何與母性聯結之物，將父親遠行帶回的榛樹枝插在母親墳上，也象徵源源不絕的母女情透過鳥兒的聯繫得以實現夢想。

二、主動追求愛情・被動等待幸福

灰姑娘究竟是主動追求愛情？抑或被動等待愛情？可從以下諸多面向探討。

若以一再懇請後母和姐姐讓她參加舞會的面向觀之，**主動性**佔了極大的元素，儘管屢屢遭拒，她仍堅持不懈；爲了得以成行，她完成了那似乎無法完成的艱難任務。綠提(Max Luthi)認為灰姑娘絕對不是單純的服從，她違反後母禁令⁴²去參加舞會，是她積極主動的一面，她清楚知道何時何地才須順從⁴³。此外，在三天的舞會中，她亦清楚的知道何時該離席：

(第一天)灰姑娘盡情的跳著，一直跳到**晚上**，她想回家了。

(四之一，頁174)

(第二天)**黃昏**的時候，她要回家了。(四之一，頁175)

(第三天)**晚上**，灰姑娘要走了。(四之一，頁176)

格林版的〈灰姑娘〉並沒有神仙教母「午夜十二點」的時間約束，而是主動的約束自己，清楚的知道何時該離席，在參與舞會的三天，「晚上一黃昏一晚上」，三個時間點恰如其分的離開，甚或在第三天欲擒故縱的獨留金鞋。

⁴¹ 轉引自《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頁168

⁴² 此處用「禁令」，因「禁忌」不等於「禁令」。禁忌是一種約定成俗的禁令和忌諱，是社會和宗教對個人的約束，是風俗習慣中的一個觀念，「禁忌」的禁制是建立在共同信仰的基礎上，童話中皆是個人對個人，對單一事件的約束，故捨棄「禁忌」(Tabu)，而採用「禁令」(Verbot)。以上轉引自《東吳外語學報》，林愛華〈童話裡的禁令〉，頁5

⁴³ 轉引自《東吳外語學報》，林愛華〈格林童話之現代解讀〉，頁11

灰姑娘企圖擺脫自己一向處於弱勢的悲憐狀態，渴望打造美麗的軀殼，藉由參加華麗的舞會而認識更多的異性，或者擄獲王子的心，一躍而成爲萬中選一的幸運兒。相較於〈睡美人〉和〈白雪公主〉此兩大公主的被動等待王子救贖，「平民」⁴⁴身分的灰姑娘不是完全消極被動地等待，而是積極主動地採取行動以便使王子認出她來，⁴⁵以此爲跳板踏入貴族社會，企圖擺脫原生家庭遭受不幸的缺憾。

從另一面向探討，灰姑娘平日的處境順從而乖巧，忍受一切不合理的要求與工作，甚至是虐待，連抗拒的本能蕩然無存，她所扮演的角色幾近「無聲」，極少爲自己駁斥或發聲；對應到人魚公主爲追求愛情而捨棄聲音，「無聲」爲自己的幸福發聲，甚至爲愛而犧牲泡沫化。從此二則愛情童話中，得以窺見格林兄弟與安徒生所處的時代對於女性形象之個性仍以溫順、聽話爲訴求。灰姑娘遺失舞鞋，**被動的**等待王子尋找主人，甚至躲在屋後，靜待兩個姐姐爲了成爲最佳女主角而削足適履，最後，才在王子的要求下獲得良機，得以走出過去悲情的角色，飛上枝頭當鳳凰。

瑪麗·沃爾斯考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表示：

溫文柔雅，恆久忍耐，可說是上帝的美質，但當這些變成支持弱點的理由時，情況完全改觀，要女性因為需要保護而默默承受痛苦？在鞭笞下微笑而不可呼號哭泣？……要求女性溫柔順服，甚至搖尾乞憐，使女人充其量只是男人的玩物。她們唯一的野心，令男人覺得十分可愛的，那便是引起激情而非啟發自尊，這種卑微的渴望就像在絕對專制的體制下的屈賤奴隸，容易摧毀自身人格所具有的力量。我要說，自由才是道德之母，女人如果不能呼吸自由爽朗的空氣，生命力必然會迅速凋落。⁴⁶

⁴⁴ 灰姑娘的父親雖爲富人，但並不屬於皇家血統。

⁴⁵ 《永恆的魅力—童話世界與童心世界》，頁 325

⁴⁶ 轉引自《女性主義經典》，頁 6：瑪麗·沃爾斯考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在十八世紀末的英國是一位特立獨行的女性主義者，曾經歷坎坷的童年及青少年，後以寫作為生，她的代表作《女權的辯護》於 1792 年在倫敦與美國同時發行，是女權理論上第一個里程碑。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指出：「少女喜歡在暗地裡行使權力，表示自己的不順從、向社會進行挑釁——喜歡冒被發現的危險！以致她們屢屢暴露自己。」（頁 345）灰姑娘違反後母禁令參與舞會，披著順從的外衣下包藏著反抗的心，向象徵權力的禁令挑戰，舞會結束時，也險些被王子識破身分，追求冒險的刺激在正值青春少女的血液中流竄。

林耀盛指出：「任何差異年齡層背景的閱聽者參與童話故事的旅途，就是解決自身衝突的過程，也是分裂自我與重要他者邁向『大合解』的重要里程碑⁴⁷。」灰姑娘渴望追求愛情，卻又擔心害怕環伺的敵人，內在與外在自我不斷衝突，形成一個「主動追求愛情，被動等待幸福」的矛盾的個體；在現實世界中，女性對於愛情「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境，由此洞見。

三、飛上枝頭當鳳凰

灰姑娘式的情節最令人難以忘懷的即是「飛上枝頭當鳳凰」。且看她平日的處境：

身著灰舊的褂子和一雙木屐，必須從早到晚做又重又累的活兒，早上很早就得起床，擔水、生火、燒飯、洗衣。…累得疲憊不堪，卻沒有床睡，只能躺在竈邊的爐灰裡。（四之一，頁 168-169）

這樣不堪且忍受欺凌的生活，因為貴人相助，憑著天生的美貌、華服、舞姿，在舞會中雀屏中選成為王子傾心的對象，使自己的後半餘生搖身一變成爲鳳凰，如此綺麗浪漫的幻境讓女性在童話裡圓了現實生活的美夢。但從另一觀點省思，「飛上枝頭當鳳凰」也喚醒了女性沈睡的虛榮感，渴求透過美貌、華服等外在條件，一躍而能循著灰

⁴⁷ 林耀盛導讀〈必死的女巫，不朽的女巫——童話世界的心理想像與社會蘊涵〉，《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頁 19。

姑娘的軌跡找到幸福。舞會上的灰姑娘憑藉外力獲得的美貌嬌態變成了她真實的自我；是她本人脫下木屐穿上金鞋—從睡在爐灰之中的灰暗生活進入美好的生活⁴⁸。

童話建構的美麗愛情中，讓多數的女性自我投射，在虛榮感的作祟下，渴求透過外貌的妝點，塑造高貴的形象，藉由外在自我獲得灰姑娘式的際遇，一躍枝頭當鳳凰，這樣誘人的綺夢怎不令人憧憬？合腳的舞鞋為灰姑娘帶來美麗的婚姻，童話裡不變的元素是讓閱聽者現實世界裡的衝突找到內心的歸依，也在理性與感性的拉扯找到一個得以幻想的空間。

由此延伸，令人趨之若鶩的羅曼史、偶像劇，其原型仍擺脫不了「王子和公主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透過自我投射於童話中的主人公，現實的空虛與幻想獲得救贖的契機。美麗的愛情終究是女人的夢想，在實踐愛情之前總有曲折離奇的邂逅，即便起點、過程悲情令人掬起一把同情的眼淚，但結局為了迎合普羅大眾總會走向幸福終點，愛情童話、羅曼史、偶像劇皆然！

⁴⁸ 《永恆的魅力—童話世界與童心世界》，頁 335

第四節 自我覺醒

舞鞋，代表什麼意義？

「合腳」的舞鞋，又代表什麼意義？

本節欲探討「合腳」的舞鞋是否能帶來「合適」的婚姻？

許多女人期待戀愛來搭救自己，這樣的心態無疑是「灰姑娘情結」，試圖要擺脫懦弱、無用的自我，卻不自覺倚賴愛情來使自己堅強、獨立。女人該如何在鏡像投射之後，擺脫對於外貌的執迷，跳脫過去社會架構所框架的窠臼，從「灰姑娘情結」中甦醒？又，習於被動等待愛情、保護自我的女性，在經由經典童話〈灰姑娘〉的啓發，如何從消極的等待愛情，透過蛻變強化自我，更積極的觸碰自己真實的感受，以更完整的角度去瞭解自己。

美國女權運動健將葛羅莉亞·史坦能（Gloria Steinem）在《內在革命》一書表示：「許多女人在戀愛裡犯了最基本的錯誤：因為自己『需要』某些東西而去愛某人，而不是因為他『本身』而去愛他。」（頁 248）灰姑娘在原生家庭因為後母和姐姐的壓迫，欲掙脫在家庭裡的無奈與處境，於是主動要求參加舞會，透過舞會的社交形式，求得機會認識王子或其他異性，進而擺脫原生家庭的不幸，建構幸福的愛情藍圖，但在這樣的預期心態之下，灰姑娘顯見的是因為內心「需要」愛情、家庭、婚姻、地位與勇氣，而王子象徵著愛情、婚姻，以及整個人生的成功與幸福⁴⁹，而並非王子「本身」具有的特質吸引灰姑娘，因「需要」而生「愛情」，在不健康的心態之下獲得自以為是的幸福，日後在維繫婚姻生活時，是否使雙方因愛情而更為完整令人存疑，前文提到佛洛姆（Erich Fromm）將成熟的愛定義為「保存自己的完整性與個人性」，從文本中，灰姑娘是否獲得真正的愛，婚後是否仍保有自己，我們一無所知，但全球的英國黛安娜王妃原為一介平民卻嫁入王室，世人喻為典型具備童話色彩的「灰姑娘」，在羨煞旁人的同時，她的婚姻卻悄然觸礁，非但沒有「王子和公主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的結局，甚至因為心靈無法契合而終致畫下句點。

⁴⁹ 《童話人格》，頁 231-232

葛羅莉亞·史坦能（Gloria Steinem）並以己身經驗訴說她過去曾經以為「要成為一個完整的人，終究是要結婚的，因此學會女人的求生技巧：令男人愛上你」。點出多數女性對於愛情與婚姻的迷思，灰姑娘同樣也落入這樣的窠臼，以為這是一種自我保護的形式，無論基於對愛情的憧憬，亦或是藉由婚姻的形式擺脫生活的悲哀，其出發點均誤以為女性無法獨立自我，無法憑藉自己的力量活出自己的人生，唯其如此，女性亦在灰姑娘的身上自我投射，認為欲成為一完整的個體，身為女性之終極目標即為「結婚」，希冀藉由個體的「條件」擄獲王子——也就是愛情、幸福與婚姻；因此，女性角色淪為第二性，且積極藉由外在的表象與虛榮附庸於男性霸權之下，而無法成為完整而獨立的自我。

身體是欲望的展示場，肢體的損傷正是欲望遭禁絕的記印。灰姑娘的兩位姐姐為了追求幸福削足適履，安徒生筆下〈海的女兒〉為了追求愛情，則以舌頭換取雙腿，均是女性為追求婚姻自殘的例子，展示欲望的身體，為了追求幸福、美麗而忍痛損傷；文化常規和男性勢力，運用了強而有力的壓抑手段，甚至是暴力，控制和殘害女性對於美的追求⁵⁰。

在愛情中，我們不僅會看見伴侶於現實中的形象，也從他身上看見我們自己的投影。我們將自己的性格層面投射到伴侶身上，因此他們會呈現出我們「正面」與「負面」的性質⁵¹。在情愛關係中，伴侶的形象映照出我們的特質，灰姑娘和王子的邂逅，藉由舞會的社交場合，雙方的意圖明顯——欲透過舞會結識伴侶，王子執迷於灰姑娘的美貌，灰姑娘執迷於王子的權勢地位，「愛情」這面鏡子，投影出雙方無意識的費洛蒙（Pheromone）⁵²；從一個更深入的層面而言，我們迷戀上的對象有時可以反映出我們自己的個性可能就是那些我們意識到的部分。但是這些對象所反映出來的其他特性，也有可能是我們內心極力排斥不願承認的部分⁵³。但，遑論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陷入愛情

⁵⁰ 〈主體的表達——安徒生童話中的女性角色〉，頁 145-146

⁵¹ 《別讓愛情睡著了》，頁 137

⁵² 費洛蒙（Pheromone），源自希臘字 pherein 及 horman，分別有攜帶與激起反應的意思。有人稱之為信息素，也有人稱之為外激素。所以費洛蒙是指在同種生物個體間擔任傳遞訊息的化學物質；這種訊息之目的，是要告訴對方有異性的存在，因此而吸引對方的接近。

⁵³ 《別讓愛情睡著了》，頁 61

的泥淖，伴侶所投射出的特質，可供我們反思檢討與找回迷失的自我。

從另一個面向探討，在我們討論經典童話中男性對於外貌的執迷時，〈灰姑娘〉所詮釋的，除了在舞會上王子對於美貌與華服的著迷，在尋找伴侶的過程，他見識了灰姑娘最為樸實的面貌——全身骯髒、腳蹬木屐、衣著襤褸地出現在王子面前，他並未因此而心生不快，或因其外在形象的未經雕塑有所遲疑或改變初衷，因為他看到了灰姑娘美貌之外的內在品質。⁵⁴在一味撻伐男性凝視物化女性，使女性成為男性附庸下，王子在灰姑娘骯髒樸實的表象中，看到了隱藏在內的脫俗氣質，灰姑娘飛上枝頭當鳳凰的好運，不能否認的是對於善與美的肯定；⁵⁵相形之下，兩位姐姐為了迎合舞鞋削足適履，除了對於外貌的執迷之外，對於嫁入豪門飛上枝頭當鳳凰的憧憬，顯示了虛榮心所帶來的敷淺意象。

女性主義認為——我們可以「成為我們想與之結婚的男人。」女人在尋找情感歸宿時，不自覺將自己所匱乏的特質，投射於男性身上，希望藉由伴侶的形象彌補自己不足的部分，如此，女人將永遠無法掙脫束縛獨立自我；女性主義者所倡導的「成為我們想與之結婚的男人」，無疑是提供給女性一個明確的指標，灰姑娘認為王子具備社經地位、象徵金錢權勢，相較於她卑賤的身分與處境，唯有飛上枝頭當鳳凰才能躍身為名流之士。擺脫灰姑娘情結，女人投射在男性的形象，可以內化成為獨立自我，「成為我們想與之結婚的男人」，從被動的情愛關係中覺醒！

⁵⁴ 《永恆的魅力——童話世界與童心世界》，頁 309

⁵⁵ 〈從中國古典戲曲看失落的中國女性之「灰姑娘」情結〉，46

第五節 小結

葛羅莉亞·史坦能（Gloria Steinem）指出美的標準成為控制及壓制女性身體的政治手段，對女性身體，從足部以至頭髮的壓迫，都是權力的分配；其更進一步指出，社會以柔弱作為女性美的標準，正是控制女性身體的方式⁵⁶。承如前述：「男人的凝視把女性的身體物化，成為支配女性身體的力量。」〈灰姑娘〉即為父權宰制下，典型的柔弱女子，她的美貌與華服，更將她烘托出獨特的女性特質。是以在男性體制下，女性美的標準被規範為柔弱與美貌，男性的凝視支配女性的審美觀，物化女性的身體，但在不公平的美的標準下，女人卻仍依循著此一規範。

為了使自己作為男人結婚的對象，女孩被要求擁有美麗，然而，這使得多少女孩籠罩在缺乏自信的陰影之中⁵⁷！灰姑娘的兩位姐姐即使臉蛋兒長得白淨、漂亮，卻都擁有一雙「大腳」，平日趾高氣揚鄙視灰姑娘的她們，在虛榮心作祟之下，企圖削足適履以救平自身的缺憾與自卑。不合腳的舞鞋無法獲得婚姻，但，合腳的舞鞋真能找到合適的婚姻嗎？

〈灰姑娘〉提供閱聽者一個鏡像投射的窗口，在愛情的模式中，幻想如她的際遇；或者，男性凝視將女性氣質內化為一被動、等待、柔弱，認為具備此等的女性氣質將獲得美滿的愛情歸宿。張娟芬⁵⁸表示：「異性戀愛情裡容不下有權力、有能力的女人，在父權架構下，愛情只是一雙纖小的玻璃舞鞋，就算勉強擠進去，它也將緊緊咬著妳的腳跟。」男性凝視操控女性美的標準，男性霸權則掌控愛情的主導權，女性在愛情的堡壘中，除了從童話中找到投射的典範，更重要的是如何在情感關係中覺醒，經營成熟的愛。成熟之愛將使我們更為透徹的了解自我，使內在自我更為成熟與勇敢。

布魯諾·貝特漢（Bruno Bettelheim）在《永恆的魅力—童話世

⁵⁶ 《尋找歷史中缺席的女人：女性自傳的主體性研究》，頁 119

⁵⁷ 《尋找歷史中缺席的女人：女性自傳的主體性研究》，頁 118

⁵⁸ 張娟芬，一九七〇年生，從大學時代就關心性別議題。現全力投入一個新興的電子媒體「女權上路新聞網」，期能善用電腦網路來傳遞婦運訊息。

轉引自《女性主義經典》，張娟芬，〈「人盯人」式的父權〉，頁 49

界與童心世界》中針對〈灰姑娘〉所帶來的衝擊提出他個人的見解：

假若女主人公沒有首先經歷被迫淪為「灰姑娘」的過程，她絕對不會成為王子的如意新娘，這在故事裡表現得很清楚。故事向我們表明，為了獲得自我成熟以及取得最高層次的自我價值實現，慈愛善良的母親在某個時期變成兇狠歹毒的後母，則孩子將有動力去發展獨立的自我，去認識和分辨世上的善惡，去培養自主精神和自立能力。(頁 340)

在情感關係中，女性被教育養成順從、柔弱的美德，覺察到女性易於讓自己的地位屈從於客體，也就是第二性，葛羅莉亞·史坦能 (Gloria Steinem) 在《內在革命》一書指出：

假如我會破天荒地對一個實在不懂別人的想法或感覺的男人感興趣，那麼或許我該承認我常犯「太為別人著想」的女人病——對別人的感覺比對自己的感覺更為了解。這是個關鍵性的訊號，暗示我需要往內在而非外在尋求解答。(頁 250)

愛情，被定義為「保留完整的自我」，而上述一段文字指陳女人病——「太為別人著想」，讓女性在面對愛情時迷失自我，無法維持自尊的異己，如何尋求自我定位？灰姑娘合腳的舞鞋未必能成就合適的婚姻，女性應打破對於外在形象的迷思，拒絕成為男性凝視下的客體，尋求內在自我的定位，才能讓愛情在內在找到覺醒的答案。

第肆章 「喚醒」沈睡中的睡美人

以下各節，研究者將以「W-H」之問句形式，針對〈睡美人〉之文本進行拆解與整合，檢視是誰喚醒了沈睡中的睡美人（who）？為什麼要沈睡（why）？沈睡的意義何在（what）？在荊棘纏繞的城堡中沈睡有何意義（where）？何時甦醒（when）？甦醒，又代表了什麼意義（what）？究竟睡美人在沈睡百年之後，如何甦醒（how）？透過問題形式之聚焦之後，期能尋找女性在面對愛情的態度，除了消極的鏡像投射之外，如何積極的從文本的剖析中自我覺醒！

第一節 〈睡美人〉

一樣的「很久很久以前」，不一樣的是，故事除了發生在「很久很久以前」，還得等上一百年公主才會遇到王子！〈睡美人〉描述眾算命女人在公主出世時給予祝福，但因未受到邀約者前來報復，詛咒十五歲將被紡錘刺死，幸而好心的占卦女將死亡詛咒扭轉為百年沈睡，最後因為王子的吻而甦醒，從此王子和公主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從浪漫的觀點來看，「王子吻醒睡美人」和「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構築了一個美麗的愛情童話，在這個童話般的愛情堡壘裡一切如此的美好，令人欽羨，但假設再詳細深入的細讀文本，單純而美好的童話是不是依舊美麗？

珍·費瑞曼（Jean Freeman）在《別讓愛情睡著了》表示睡美人公主戳破手指，造成她陷入沈睡的劇情，可以被視為獲得真愛的一種延遲手法，一如其他故事中的女主角們，在遇見自己的如意郎君之前，必須先克服一、兩項阻撓。「沉睡」是睡美人作為「甦醒」的準備，也讓內在自我得以準備涉入愛情的空間。

流傳具備「睡美人原型」之若干版本，內容各異。格林兄弟刻意刪減故事情節中的暴力與色情元素，讓故事更適合兒童閱讀。斯蒂·湯普森（Stith Thompson）在《世界民間故事分類學》中將〈睡美人〉的民間故事類型編號為 AT410，情節細分如下：

（一）一神仙因未被邀請參加公主的洗禮慶祝會，就詛咒公主

將死於紡錘之傷，另一神仙把死的詛咒改為沉睡百年。

(二) 按照預言，少女和全體城堡居民陷入魔迷的睡眠狀態，古堡四周長起了厚厚的棘籬刺叢。

(三) 百年終了，一個王子劈開刺叢以一個吻使公主甦醒。(頁118)

西元九世紀，《天方夜譚》中〈第九位隊長的故事〉中即出現受魔法詛咒而沉睡的少女故事。王子親吻薛托汗(Sittukhân)的手，將置她於死地的紡錘取出，接著王子和她相處了四十天，並和她瘋狂做愛。

一六三四年，義大利人吉恩巴提斯塔·巴希里(Giambattista Basile)所記錄的〈太陽、月亮與塔麗亞〉收錄於《五日談》，具備了以沉睡少女為主角的同類故事中所有構成因素：受到類似死亡詛咒的公主，在城堡的高塔中長時間沉睡，後來被王子拯救。但故事沒有吻醒的情節，而是王子強暴了昏睡中的公主塔麗亞，因而產下一男一女——太陽和月亮。沉睡中的公主，嬰孩因找不著乳頭，而吸吮塔麗亞的指頭，恰巧將扎在手指的紡錘針弄掉，因此甦醒過來。另一方面，已婚的王子其妻子除了邪惡而嫉妒的個性，且有食人的傾向，急欲殺害塔麗亞與嬰孩。⁵⁹

一六九七年，法國的夏爾·貝洛(Charles Perrault)將〈森林中的睡美人〉收錄於故事集中，其故事結構和巴西里的版本相似，不同的是王子未婚，且並沒有親吻公主，只是在公主身邊跪下來，魔法立即解除，而公主甦醒；另外，王子還有個佔有慾極強的母親。

一九五六年，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所編寫的《義大利童話》中若干故事屬於「被動而又沉默地等待」，其肢體形象呈現：躺在那裡，毫無意識。如〈睡美人與她的孩子們〉、〈費奧拉旺德和美麗的伊索琳娜〉和〈那不勒斯士兵〉。最後睡美人卡羅拉與伊索琳娜都「死而復活」，擺脫「沉睡許久」的魔法，等同於擺脫「死亡」。

⁵⁹ 《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頁46-48

〈那不勒斯士兵〉中的公主也脫離被囚禁的城堡並清醒過來。⁶⁰

卡爾維諾對於〈睡美人與她的孩子們〉如此介紹：

義大利的〈睡美人〉跟法國作家貝洛筆下的睡美人是顯然不同的，因為它像巴斯雷的那不勒斯故事〈太陽、月亮和塔麗亞〉一樣，主要描寫王子發現美人以後所發生的事情；這一連串的事件要比法國版本中所描述的要殘酷。的確，它是義大利最殘酷的民間故事之一。學者認為這類故事起源於近代文學創作（正如《格林童話》第 50 篇來自貝洛的文學作品一樣）。事實上，幾乎義大利各地區——從托斯卡納到西西里，——的流行版本都跟巴斯雷的相同，甚至連人物的名字都一樣……。（四之四，頁 289）

而閱聽者廣為熟知的〈睡美人〉，是以格林版為藍本的迪士尼版本。在平面媒體與傳播媒體、繪本、音樂書等推波助瀾下，加深了成人與兒童對於格林版〈睡美人〉的印象。

⁶⁰ 李盈穎撰。《公主徹夜未眠——論《義大利童話》中的公主》。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49

第二節 女性形象

本節主要分為兩大部分探討女性形象，首先探討女性的「外貌迷思」，以及在外貌迷思之下，男性如何「物化」(reification)女性，「解讀美貌」。

〈睡美人〉中共出現十六位女性角色，其女性形象整理如下（其中十二位算命女人併置於一欄），以作為本節論述之依準。

角色 形象	王后（母親）	公主（睡美人）	受邀之十二個算命女人	未受邀之算命女人	紡錘老嫗
外貌		嬰兒：美麗可愛 十五歲：美麗非凡			
贈送的祝福			善德、美貌、財富…… 第十二個祝福：公主不會倒地而死，而是沉睡一百年	公主十五歲時，被紡錘刺到，倒地而死	
個性		美麗又文雅、和善又懂事，十分惹人喜愛			
場景	希望有個孩子，青蛙告知將生下一女				古老的鐘樓紡錘線

（表二）

一、外貌迷思

幾乎從童話故事誕生開始，虛榮就是常見的主題。⁶¹虛榮心的作祟驅使女性被塑造必須以「美貌」之姿現身，並藉此擄獲男性主宰的心。同時，主人公被賦予承載愛情軸線的要角，因此，她的外貌勢必也得堪稱上乘方能引人入勝。故事的開端在於一直渴望有個孩子的國王和王后終於實現願望：

王后生了個女孩，孩子長得美麗可愛，國王高興極了。(四之二，頁 15)

瞧！公主的美貌在孩提時期就可見了！「美麗可愛」是初試啼聲的睡美人予人的第一印象，藏掩不住的姣好面貌為她帶來了好運，卻也埋下日後的禍根。為了慶祝女兒出世，國王特舉辦了一個盛大的宴會。獲邀的「女巫」⁶²們，無不奉上美言祝福小公主：

每個算命女人贈給孩子一個美好的祝福：一個贈送「善德」，另一個贈送「美貌」，第三個贈送「財富」，如此下去，送給孩子的都是人們在這個世上希望獲得的東西。(四之二，頁 15-16)

隨著主人公的成長，女巫的祝福一一在她身上得到應驗，集結所有的良善與美好於一身：

她長得美麗又文雅、和善又懂事，十分惹人喜愛。(四之二，頁 16)

公主十五歲那年，正是受詛咒的年紀。十五歲，象徵著青春期的

⁶¹ 《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頁 73

⁶² 女巫的形象難以捉摸。有人可能會根據心理學家榮格 (Carl Jung) 潛意識理論，認為女巫是不被時間限制且放諸四海皆準的一種原型 (archetype)。我們一出生就對壞母親、壞女人、棘手的女性力量，帶有一種模糊而無法言說的概念，這個概念是由歷來的文化與時代所形塑與渲染的。

來臨，也意謂著叛逆期的造訪，青少年對於不可知的世界，亦充滿了冒險的期待。女孩變成了少女，她開始探索過去在生活中不得涉足的領域，這個領域就以老婦人在裡面紡線的小小密室為象徵。⁶³某日，國王和王后出遊，公主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來到古老的鐘樓，見到低頭紡線的老嫗，同時也觸碰了受詛咒的「紡錘」！旋即「沈睡」迅速傳遍王宮，荊棘茂密而嚴嚴實實的將王宮掩藏，一切進入「靜止」！

然而，公主的美貌卻不因這樣被埋沒或遺忘，相反地，關於睡美人的傳說不脛而走：

宮裡有一個美麗非凡的公主，名叫睡美人。（四之二，頁 18）

因為她的美貌而讓許多王子意圖解救，卻被荊棘纏繞、悲慘死去。女性外在的美貌似乎有股魔力，足以驅使男性為之傾倒，甚至前仆後繼地為了一睹風采而犧牲生命，在諸多王子喪命之後，年輕王子仍願意為之奔走，直到見到傳說中的睡美人：

她躺在那兒，美極了！（四之二，頁 20）

在童話故事裡，王子的適時出現，除了成為公主的「拯救者」，更具體的意義是「往往象徵了故事的結束」。雪登·凱許登（Sheldon Cashdan）在《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一書中曾經表示：

「王子的角色總是很平板，幾乎像是事後添加的，只有在故事結尾才具體呈現，以確保快樂的結局。甚至在許多故事裡，王子角色的介入跟女主角的獲救只是剛好同時發生。」（頁 54）

〈睡美人〉的童話除了暢談美貌贏得一樁幸福快樂的生活，以下，將試圖探索在女性的美貌迷思之下，其所蘊含的意涵。

⁶³ 《永恆的魅力—童話世界與童心世界》，頁 282

二、解讀美貌

弗留葛爾，J (Flugel, Jean Carl) 在《服裝心理學》中，指出肉體的裝飾又可分作「殘毀」和「毀形」兩種。其同時指出「在原始人的社會中，身體的殘毀常被當作是進入成人時期的通過禮儀，經過這一個過程，便被視為到達成人階段。因此，殘毀或毀形的身體，也象徵成人的符號。這點理由使父權社會把對女性身體的殘害視為自然，也使女性認同第二性的社會角色。」依此，睡美人在遭到紡錘刺穿手指後流出鮮血，藉著身體部位受到殘害，象徵舉行「成人禮」(initiation ceremonies) 的儀式，隔絕過去與未來，也就是擺脫年幼時期的自己，邁入成熟階段的自我；另方面也等同對父權體制的社會宣告自我認同為「第二性」。「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至始也。」⁶⁴公主手指的毀傷，同時也意指成人之後將摒除過去仰賴父母的年幼無知，往後的生活將脫離父母自行獨立。

「美的標準」以量化的尺度控制女性自然的身體；透過**男性的凝視** (male gaze)，也成為**自我凝視** (self gaze) 的指導原則。⁶⁵沈睡的、一動也不動的睡美人依舊令人動容，王子在凝望沈睡中的公主時仍忍不住對其美貌發出驚呼！象徵男性(主體)眼光的王子，透過視覺「凝望」的過程，仔細檢視並評斷女性(客體)的外貌，王子的凝視、睡美人的自我凝視，均透過男性眼光來檢視，而睡美人除了先天的美麗可愛，十二位算命女人所贈與的祝福，亦合於父權體制下的女性形象。

著名的女性主義影評家兼電影理論家莫薇 (Laura Mulvey) 在經典著作《視覺快感和影院劇情》中，提出女性身體一向被當作男性凝視或窺淫的觀點，在男性主動的觀看和女性被看的過程中，存在著傳統的權力/視覺享樂/欲望的被動關係。在「視覺權力」的關係中，男人是主動的「看」，而女性是「被看」的客體。男人「觀看」女性就是一種權力的展現。因為觀看和被看者(客體)有一段的距離，男人的主體視覺，不會受到干擾，所以視距成為男人控制和觀看的保障。

⁶⁴ 出處：《孝經》記載孔老夫子對曾參(曾子)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至始也。」

⁶⁵ 《尋找歷史中缺席的女人：女性自傳的主體性研究》，頁 111

男性便憑著視覺權力的優勢，將欣賞的女性客體化和物化。⁶⁶

即使睡美人處於靜止狀態一動也不動，卻因為外貌的美麗非凡而遠近馳名，吸引眾王子慕名而來，等待愛情的睡美人封閉在荊棘繞的城堡中，宛如雕像般被物化，被男性所觀看，而王子卻在凝視的過程中，懾服於毫無活動能力的睡美人外貌。

「主體」與「客體」、「主動」與「被動」、「看」與「被看」，男性與女性權力亙古以來不斷的拉扯，其主導權在「視覺」的體系中，明確的建立權力的高下。女性何以甘心受之於客體？又或者為何認同己身被貼上「第二性」的標籤？



⁶⁶ 轉引自《尋找歷史中缺席的女人：女性自傳的主體性研究》，頁 114-115

第三節 鏡像投射

在觀看童話的同時，女性不自覺得將主人公的特質內化為自己，孩提時期幻想自己是小公主，成長之後渴望好運臨頭覓得王子，此一「內化」的過程，即是藉由童話這面鏡子自我投射，希冀自我也能在愛情國度中覓得良緣；此外，童話也為女性提供一個自我反思的管道，透過童話這面魔鏡凝視其中的自己，在真實與虛幻的走廊裡，藉以觀照內心真實的自我。

珍·費瑞曼（Jean Freeman）表示「在內心深處，我們每一個人都擁有一個假想情人的影像，當我們戀愛時，便會自然的將這個影像投射到伴侶身上。」女性試圖在童話中自我投射，也將假想情人的形象投射到伴侶，假想情人的影像如何形成？或許是童話的角色，也可能是歌手，偶像⁶⁷即是假想敵人的化身，均屬於不成熟的愛，戀愛時，又如何投射到伴侶身上？「我們對此人深深著迷，因為他實際生活中的某些特質，正好符合自己內心的影像，至於其他特質，我們也一廂情願地想像對方必然擁有。」對於假想情人偶像崇拜式的著迷，甚至放棄了自己人格的完整性，⁶⁸依據前述對於「愛情」的釋義，無法維持個人的完整性，也無法擴充自我，均為不成熟的愛。

法蘭欣·普羅斯（Francine Prose）深受經典童話〈睡美人〉的影響，在〈睡美人〉文中曾經指出：

還是小女孩的時候，我們最愛睡美人這個故事，因為它溫暖地向我們承諾，這個我們自己身處其中的睡眠終將結束；或許我們最意想不到的時候，神秘的，注定的一吻將會是最後一塊拼圖。（頁 197）

基於此，本節將以「主動追求冒險」、「被動等待救贖」、以及「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三個面向探討女性角色在〈睡美人〉的文本中，如何「鏡像」投射自我？又，將如何將假想情人的影子投射到伴

⁶⁷ 依據佛洛姆說法「被動形式的愛為不成熟的愛的一種，就俗世的範圍來說，是偶像崇拜」。

⁶⁸ 《愛的藝術》，頁 36

侶身上？

一、主動追求冒險

女孩，向來被教師和社會「教育」需具備女性氣質，而作為「女性化」女人本質特徵的被動性，是一種她小時後發展而來的特性，需要扮演什麼角色，對公共場域涉足的限制，或者任何規範性的教條禮規。⁶⁹進入青春期的少女，在服從與踰越的矛盾心理中，企圖鬆綁自我，於是試圖主動跨足邁向冒險成人所禁止的場域。

女孩被告誡不要進入森林，尤其特別行動—除了黑暗的森林、一口古井、神秘的階梯、遼闊的海洋、湖泊等未知的境地，尤其是父母禁止的場域，帶有神秘的色彩，更是令人充滿好奇與嚮往；睡美人帶領女性讀者在城堡探索，特別是父母禁止的房間，也滿足了讀者的視覺與內心感受。童話故事中探索未知世界的旅遊，正契合一趟內心的旅遊。隨著主角越來越深入禁忌的領域，讀者也跟著來到自我中心未知的領域。⁷⁰

睡美人須探索城堡未知的部分才能發現紡車，而少女也必須歷經一個類似的行程，進入「未知的」成人世界，發覺她成熟的自我。⁷¹換言之，女孩在進入青春期以後，對於成人世界亟待探索與冒險，對於未知世界的好奇，在某種程度上也象徵對於愛情的無知與探險，凡成人世界的一切均為她探索的境地，在好奇心的驅使下，「禁地」也顯得格外有趣，刻意製造手指碰觸到「紡錘」的意外事端，也為後來王子的出現埋下伏筆。

許多童話故事描寫女孩天真、對世界一無所知、無法靠自己，及不疑有他的被動性，將女性形象刻畫為天真無邪。睡美人被塑造成無知的女孩誤闖紡紗的密室，實則女孩在蛻變為少女後，對於「空間」的概念，已從「家」移轉到「外地」，也就是不再眷戀固守安全感、

⁶⁹ 《第二性》，頁 274-284

⁷⁰ 《魔鏡，魔鏡，告訴我：當代女性作家探索經典童話輯 1》。頁 55-60

⁷¹ 《別讓愛情睡著了》，頁 74

保護者，而是對「未知」空間的冒險。畢恆達在《找尋空間的女人》為女性所處的空間提出辯證「女人如果想要成長，就要追尋自己的空間」(頁 75)，睡美人披著「無知」的外衣下，無意識地走出框架內在自我的，有形體的封閉空間，意圖找尋自己的空間，獲得內在自我的成長。

睡美人對於無知世界的渴望，與追求成長的內心，化為行動力驅使她主動邁步前行；但對於愛情的歸依，則踟躕不前，依舊被動的等待王子的蒞臨救贖。

二、被動等待救贖

林愛華在〈童話世界裡看中德文化〉中表示：「德國童話中，愛情能破解魔法，展現救贖之力量，例如大家都耳熟能詳的童話〈青蛙王子〉、〈睡美人〉、〈美女與野獸〉等。」本研究之文本〈睡美人〉就是一個典型被動等待救贖的女性主人公，換言之，此一形象將間接引起女性對於愛情的態度。

〈睡美人〉塑造了女人「被動」的等待愛情出現的契機，或許是亙古以來的流傳，抑或是童話所塑造出的形象，在愛情的遊戲裡，女人被教育以被動的態度等待愛情的造訪，睡美人得等待上一百年才能獲得愛情的救贖，是不是因為童話無形中所帶來根深柢固的觀念，讓女人習於等待愛情？

〈睡美人〉的女性形象被塑造為被動等待愛情的領銜者，甚至為其他童話的公主中最為被動之代表性人物，樹立被動等待救贖的典範，使女性不自覺藉由童話這面鏡子自我投射，將被動內化為個人特質，誤認為浪漫的愛情會因此悄然翩至。美國女性作家維薇安·葛妮克 (Vivian Gornick) 曾表示身為女性的自己和母親，以及童話裡的公主，「被囚禁在**被動**的渴望裡」，且大半輩子都用來為失落的合適的人不停嘆息⁷²，指出無論是話裡的女性角色，或是身為女性的自己與

⁷² 維薇安·葛妮克 (Vivian Gornick)，出版過一本散文集 *Approaching Eye Level*，還有包括 *Fierce Attachment* 在內的其他書籍。她為許多雜誌撰述，包括《紐約時報》、《村聲》雜誌、

母親，期待幸福，渴望愛情，渴望「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並清楚知道應有所想法與行動，卻桎梏在被動的枷鎖踟躕不前，亦說明女性在愛情裡習於被動等待，卻並非所有人都與童話中的公主有相同幸福際遇，因此，所有的情緒、判斷、懊悔在命運中不停循環，因此總是與愛情擦身而過。

在童話故事裡，女孩在發展自我人格的鬥爭中退縮回自己的內心深處時，男孩被塑型為咄咄逼人地與外界抗爭。換言之，童話故事的男女主人公被投射為在成長中，人人都必須經歷的，被（人爲地）分割成兩個方面的同一過程的不同形象，意即男性必須扮演積極主動的角色，而女性則被動的等待、把握內心世界，王子就會披荆斬棘前來拯救。⁷³

三、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西方童話將「結婚」視為愛情的勝利品。童話裡的愛情可以戰勝巫術，破解魔法後婚禮就會熱烈慶祝。⁷⁴格林童話賦予〈睡美人〉浪漫的結局：「王子和睡美人舉行了盛大的婚禮，他們在一起過著美好的生活。」（四之二，頁 20）往後的人生幸福美滿，排除萬難與現實考量，構築美麗的婚姻生活。童話故事描述他們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就象徵性的意義而言，意謂公主已經達到成熟階段，有能力組織並取得具意義與挑戰性的情感關係，且可對伴侶許下終身承諾。

德國童話常以婚禮做結束—王子與公主結婚，過著幸福的日子。至於婚後的生活，我們一無所知。⁷⁵睡美人在沈睡百年甦醒之後，要面對的是踏入兩人生活，時代背景造成男女主角價值觀的差異，除此之外，婚約關係產生之後還得經歷一段磨合期方能見證是否能「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維持相互滿意的婚姻或長期承諾的情感關係的能力，不僅是與另一個人相處的經驗，也包括從彼此相處中發現到

《國家》雜誌。《魔鏡，魔鏡，告訴我：當代女性作家探索經典童話 輯 1》，頁 203

⁷³ 《永恆的魅力—童話世界與童心世界》，頁 272

⁷⁴ 〈童話世界裡看中德文化〉，《東吳外語學刊》，頁 270

⁷⁵ 〈童話世界裡看中德文化〉，《東吳外語學刊》，頁 270

的自我，透過他者的鏡子，觀照己身未曾探索的內心底層。⁷⁶當我們在享受〈睡美人〉帶來浪漫的憧憬時，細數童話故事中所蘊含的愛情元素，瀝乾之後剩下的是婚姻束縛中，可供觀照的鏡子。

第三節，研究者試圖要剖析的，就是在童話情境的鏡像投射後，內心所產生的自我覺醒。



⁷⁶ 《別讓愛情睡著了》，頁 158

第四節 自我覺醒

甦醒，代表什麼意義？

〈灰姑娘〉或是〈睡美人〉，描述關於女性的卑躬屈膝、毫無動力、甚至不省人事，只等王子來拯救。而認為「童話」就代表這類意涵的女性會反對童話，認為它們鼓勵女孩的惰性。⁷⁷事實上，女孩從小被教育要溫順，而內心裡卻潛藏著反動、抗拒的矛盾情結，一方面渴望扮演順從的角色，另一方面卻期待能冒險出走探索。

百年沈睡後，睡美人在王子的吻中甦醒，當她甦醒之後，面對的是眼前的愛情、婚姻。女孩如何在沈眠之後蛻變為成熟的女性，與一位男性共築一段圓融的情感關係？在她有能力擺脫自己對父母早期的依賴與發現成熟的自我之前，她歷經了重重障礙——「刺傷」，如前文所述為「成人禮」，象徵她的成長。國王與王后基於保護者的心態，努力避免睡美人遭紡錘戳傷手指，也是不情願她成長獨立，擺脫家庭的情感。而當公主陷入沈睡，以便在本質上準備好轉變為一位成熟的女性之際，她面臨了個人最大的挑戰。她所面臨的誘惑，乃是「保持沈睡」，換言之，是保持她身為父母親美麗、特殊小女兒的原來模樣，進而發現她個人所有的特性。⁷⁸

在《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一書中提到構成童話故事的典型情節可視為分成四部分的旅程，每一段旅途都是發現自我的一站。探索自我的旅程依序為**跨越**（crossing）、**遭遇**（encounter）、**征服**（conquest）、**歡慶**（celebration）。以下，論述在探索自我的旅程後的**自我覺醒**。

⁷⁷ 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美國女性作家，出版了超過二十五本詩集、小說與非小說。曾經以《使女的故事》、《貓眼》、《化名愛莉絲》三度入圍布克獎，新作《盲眼刺客》（*The Blind Assassin*）榮獲二〇〇〇年英國布克獎。《魔鏡，魔鏡，告訴我：當代女性作家探索經典童話輯1》，頁43

⁷⁸ 《別讓愛情睡著了》，頁13

一、「睡美人綜合症狀」

珍·費瑞曼（Jean Freeman）在《別讓愛情睡著了》一書中提到心理學的「睡美人綜合症狀」⁷⁹（Sleeping Beauty Syndrome）源自童話〈睡美人〉：

睡美人類型的女性，是指尚未發現自己真正自我的女性。這種自我，自童年一當她一心想符合成為父母所喜歡的孩子，而非自己意欲成為的個體一時起，便處於睡眠狀態。這也造成她在成年生活中無法獲得一份成熟的情感關係。她始終無法擺脫童年的恐懼，深怕一旦表現出自我，將不再獲得鍾愛。（頁17）

睡美人的困境之一，乃是曾被「祝福」成為任何人看來最是幸福、善良、美麗的孩子。她是一個「完美的」孩子，是每一位父母都期盼的女兒類型。倘若不是「邪惡」仙女的闖入，她恐怕永遠也無法真正地獲得成長。終其一生，她都必將扮演著父母所愛小女兒的角色。⁸⁰「邪惡仙女」的詛咒，勢必要為即將蛻變的女孩提供困境，也就是成長的場域與機會，倘若成長的過程未曾遭受任何困境，將突顯日後更不堪一擊。

睡美人類型女性的自我形象，有可能已經讓她感到勝任愉快，甚至使她確信那即是她真正的自我。只有在偶爾的情況下，當她發現自己擁有的感受完全迥異於自己原先的期待時，她才會模糊地感覺自己內在存在著一個不同的形象。⁸¹在睡眠的夢境中，除了代表沈潛在潛

⁷⁹指不停地奮鬥，以期更徹底的瞭解自我，幫助我們發現自己欲從生活中求取之物，不論我們的年齡為何。睡美人類型的女性，就心理學的術語而言，她最明顯的行為傾向，乃是重複表現出幼年時期學習到的情感相處模式，當她仍是一位孩童時，她的言行舉止必須與自己的形象相符，而非成為自己所希望成為的個體。和睡美人公主同樣地，她內在地某一部分仍處於昏睡狀態中；她從未發覺自己真正的個性，這意味著她仍無法確認自己希望從生活中追求的東西為何。頁14

⁸⁰ 《別讓愛情睡著了》，頁17-18

⁸¹ 《別讓愛情睡著了》，頁23

意識的幻境中，另外，也是爲了即將邁入成年的自我沈澱心靈，迎接成熟的自我與成熟之愛。

二、得以好眠？——「紡錘」與「荊棘」

睡眠，象徵了隔絕女孩與少女的分界點。作爲一個跨越童年的起始與隔絕，「紡錘」象徵了進入睡眠的入口，而「荊棘」則象徵了讓睡眠更爲沈穩、不受阻擾的保護網。

「紡錘」在故事中扮演一個相當關鍵性的物件，得以讓童話循著「睡眠」的軌道持續運行，若從意符（signifier）與意指（signified）的觀點視之，「紡錘」除了單純的爲故事鋪陳，精神分析學派學者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布魯諾·貝特漢（Bruno Bettelheim）認爲「紡錘」象徵男性的陰莖，而刺穿公主的玉手流出鮮血，象徵女孩獻出第一次，蛻變爲成熟的女人。更進一步說，女孩蛻變爲女人必然透過某些儀式，諸如「成年禮」⁸²，「紡錘」在此處也宣告了睡美人已是成熟的女人，等待愛情的翩然沓至，尋求感情的歸宿。

「荊棘」層層圍繞成封閉的保護空間，讓少女得以在自我空間中思索，爲即將成爲成熟少女的自我獲得喘息與蛻變。孩提時期在國王與王后層層保護網之下的睡美人，藉由棘籬封閉真正的自我，獨立於父母的羽翼之外不再依賴。在瞭解真正的自我，成爲成熟的女人前，她必須放棄父母所盼望的女兒形象，也就是違反禁忌的探索禁地。失去讓童年成爲一個自我發覺的機會，她開始在自己周遭築起層層保護膜。任由荊棘灌木遍佈在自己的城堡四周，以免任何人接觸到她真正的自我。⁸³

王子企圖穿越圍繞睡美人城堡高聳的棘籬，以求覓得公主。女性同樣也需要伴侶做好準備，穿越她自築的最敏感感受周圍的層層保護網，瞭解她真正的自我。⁸⁴「紡錘」與「荊棘」，是爲女孩在自我情愛

⁸² 一種認定人之生命已發展至成熟期，並賦予相對責任的儀式。相當於我國古代的「冠禮」。

⁸³ 《別讓愛情睡著了》，頁 20-21

⁸⁴ 《別讓愛情睡著了》，頁 94

自覺前，發軔的開端與保護。睡美人在沈眠過程中思索未來，也為即將而來的甦醒奠基堅固的自我意識。

三、從「沈眠」到「甦醒」

在童話裡，睡眠往往只是情節的機制，而睡眠主要的目的就是被打斷。⁸⁵公主在沈睡的世界裡享受孤獨，也等待王子的翩然來臨，喚醒隔絕於人類世界之外的睡美人，享受人的情感生活⁸⁶，好讓愛情有個完美的結局。解讀「睡眠」的外延意涵，布魯諾·貝特漢（Bruno Bettelheim）在《永恆的魅力—童話世界與童心世界》有了如下的解說：

美貌少女的漫漫長睡還具有別的含義。從最初要置人於死亡的詛咒變成一個漫長的沈睡，這兩者之間並無根本區別。要是我們不願變化，不願發展，我們完全可能陷於死一般的沈睡之中。（頁 283）

年輕人相當畏懼靜止不動的狀態，認為一定要有外在的行動，才能產生可預期的實質成果。但實際上，人都需要經過長時間的沉默與思考，集中精神、剖析自己，才能成為真正完整的人。⁸⁷「睡眠」傳達的意向除了前述提及是為了蛻變為成熟女性做準備，布魯諾·貝特漢（Bruno Bettelheim）更進一步指出，是為了設下陷阱好讓王子闖入，從另一個層面上釋義，也阻隔了外在世界，封閉心靈孤芳自賞。在現實世界中，女性在真愛來臨前於心上了層層的枷鎖，仿若睡美人在沈睡時纏繞四周的荊棘，不願變化與發展，直至對的人闖入生命。

睡美人沈眠被動地等待王子前來救贖，這是許多女性的幻想。它看起來就像公主唯一可以做的，被動地等待理想男性前來發現她，這

⁸⁵ 《魔鏡，魔鏡，告訴我：當代女性作家探索經典童話輯 1》，頁 64

⁸⁶ 《永恆的魅力—童話世界與童心世界》，頁 283-284：「躲在這種自我封閉的天地之中固然沒有痛苦和磨難，但卻無法獲得認知，無法享受人的情感生活。」

⁸⁷ 《令人戰慄的格林童話》，頁 75

是許多女性一生懷抱的一種幻想。⁸⁸在王子親吻下，從漫長的昏睡中醒來，我們也曾經經歷一種沈眠一種內心的變化過程，以便幫助自己做好準備，迎向新的體驗。每一段糾葛，會導致我們內心產生變化。它將喚醒我們失去聯繫的層面。就像睡美人於昏睡時，任由自己周遭長滿高聳茂密的棘籬一樣，女性通常會保護自我的內心，以致他人無法洞悉她真正的感受。然而，當她墜入愛河時，那道牆阻將會自然瓦解。⁸⁹

「甦醒」，表示睡美人在沈眠過程中，調整內心不成熟的自我，自省並蛻變，當自我覺醒之後，已然為步入愛情、邁向婚姻的前奏。當睡美人公主在王子的一吻之下醒來時，那是一種真正的清醒。⁹⁰研究者認為從「睡眠」到「甦醒」，象徵睡美人的情愛自覺。



⁸⁸ 《別讓愛情睡著了》，頁 193

⁸⁹ 《別讓愛情睡著了》，頁 44

⁹⁰ 《別讓愛情睡著了》，頁 38

第五節 小結

睡美人公主在沈睡百年之際，容貌始終未曾改變，一位女性也總覺得自己必須保持年輕與美貌，才能擁有性的吸引力。⁹¹虛榮，始終是女性對於外貌的執迷，也是男性對於女性的主控權。男性視覺權力，女性企圖藉由出眾的外貌獲得青睞，對自我的自信源自於男性的凝視，以特定的意識形態交出主權，將自身處境居於客體，也就是第二性。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認為：

「女人一開始就存在著自我生存與客觀自我——『做他者』（being-the-other）的衝突。人們教導她說，為了討人喜歡，她必須盡力去討好，必須把自己變成客體；所以，她應當放棄自我的權利。她被當成活的布娃娃看待，得不到自由。」（頁283）

為避免邪惡仙女的詛咒應驗，睡美人從小在國王與王后刻意保護的環境中成長，受到過度保護與禁止的女孩，在獲得自主的機會（即國王與王后外出）時，展開一段危險的冒險之旅。旅程，尤其是未知的場域、受限的禁地等神秘之地，特別是她冒險的目標。少女藉由旅行深入探索成人的世界，也在旅行的過程中，掙脫父母的視線，獨立遊走，企圖深入發覺未知的自我。睡美人因為遭到紡錘刺傷流血而昏睡，身體的毀形象徵了從女孩蛻變為少女的成年禮。從她陷入漫漫的沈睡開始，在她周遭的每個人也陷入沈睡的劇情，代表了一位年輕女孩「沈睡」的自我專注與孤立。⁹²

灰姑娘與睡美人均為典型違反禁令的少女，後母禁止灰姑娘參與舞會，國王與王后為了保護公主將全國紡錘銷毀，但睡美人卻向未知的場域邁進。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指出：「破壞法律和違反禁忌的意願，被禁和冒險活動所引起的高度興奮——這種挑戰在女竊賊那裡無疑是主要因素，但她有雙重性。獲取無權獲取的東西，是為

⁹¹ 《別讓愛情睡著了》，頁72

⁹² 《別讓愛情睡著了》，頁19

了傲慢地證實她的獨立性。」⁹³

即便在蛻變為少女的過程中，女孩積極「主動」的探索自我，但在陷入長眠不醒的昏睡之後，對於愛情，睡美人依舊循著「被動」的軌跡運行。藉由長眠，在深深的自我中探索與成長。當睡美人公主來到童年與成年生活之間的轉捩點時，她陷入沈睡，直到有能力面對一份成熟的情感關係，才由王子將她喚醒。她的沈睡，代表著她必須歷經內心變化過程，始能蛻變成一位成熟女性。紊亂的心情，激盪的情緒以及漫長不切實際的夢幻期，是一位青少年轉變為成人之初，內心變化的外在信號。⁹⁴

女性從經典童話中獲得的情愛自覺可從法藍欣·普羅斯(Francine Prose)所述「女性主義批評的典範，讓我們看清文化如何制約女孩，如何以心靈的裹腳布綑綁她們，讓她們步履蹣跚地從搖籃步上結婚禮堂：只要閉上眼睛，躺著一動也不動，等待英俊的王子來到。……」對於文化提出質疑與反動，「沒有一則童話故事會將一切如此概括地呈現，或者會如此嚴格地以所謂的性別傳統來規範主動與被動的分野。灰姑娘、長髮公主、小紅帽等，這些遇到危險而得到拯救的女孩至少很明顯都很清醒，而且嚴格來說，她們也處於有意識的狀態。⁹⁵」指陳在有意識的狀態下，童話中多數的女孩依舊被動依賴王子的救贖，無法走出被賦予的被動的窠臼，而睡美人則是全然被動的闔眼等待公主一吻解救。

許多我們耳熟能詳的愛情童話中，女性角色被動消極地等待佔據一生絕大部分的時間，睡美人、白雪公主甚至是以睡眠、死亡的方式等待男人來拯救，否則她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女人一生中所必須做的唯一決定是選擇要嫁給誰，而這個選擇就決定了她是否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這些漫畫也許有漂亮的圖畫；電影也許有美妙的鏡頭、動人的劇情；小說也許有璀璨的文章；童話故事也許有引人入勝的情節；然而讀者如果能夠在被這些形式與內容所吸引、感動的同時，質疑並挑戰其中女性的角色，社會中女人的現實生活也才能夠

⁹³ 《第二性》，頁 345

⁹⁴ 《別讓愛情睡著了》，頁 104-5

⁹⁵ 《魔鏡，魔鏡，告訴我：當代女性作家探索經典童話【輯 2】》，頁 196

從等待、選擇婚姻、輔佐男人事業的桎梏中逃脫，以建立自己女性的主體。⁹⁶

覺醒並非易事，選擇面對現實，而非沈緬於童話式的夢幻中；認為只要遇上理想對象即可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和拋卻童年羈絆以面對成年生活挑戰，兩者都屬於一種生活轉變。但後者的觀點，在於我們一旦身體力行之後，便可以比陷入「沈眠」時，更清楚實際地發現自己心中的幼稚部分。因為我們可以從自己最強烈、最敏感脆弱的感受中，重新發現自己的活力與自發性。圍繞在睡美人公主城堡外的高聳棘籬，正如框繞在自己周圍、阻止他人靠近的層層防禦，一旦我們撤除這些心理障礙，便可以更坦然地面對各種生活挑戰。我們將可意識到一位真實生活中的王子所獻上的輕吻，因為我們已經喚醒自己真正的自我。⁹⁷



⁹⁶ 《找尋空間的女人》，頁 133-134

⁹⁷ 《別讓愛情睡著了》，頁 198

第五章 「粉碎」魔鏡的白雪公主

以下各節，研究者將採「W-H」之問句形式，針對〈白雪公主〉之文本透過拆解之形式聚焦，探討何謂「王后魔鏡情結」(what)？又，如何跨越「王后魔鏡情結」(how)？彩帶、梳子、蘋果之意向性為何(what)？魔鏡，扮演何種角色(who)？又，代表誰的眼光(who)？白雪公主為什麼要離家(why)？被迫離家冒險的終極意義為何(what)？玻璃棺映照出的美麗臉龐代表什麼意義(what)？又，報復了誰(who)？透過童話這面鏡子拆解之後，期能喚起女性在愛情的態度除了消極的鏡像投射、角色扮演之外，如何積極的從文本的剖析中自我覺醒！

第一節 〈白雪公主〉

「魔鏡呀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子？」看到這句經典名句令人聯想到童話〈白雪公主〉。關鍵性的人物——後母，一個做母親的竭力在外貌、衣著和舉止上保持同女兒一樣的青春魅力。⁹⁸對於外貌的執迷不僅主導了整個故事的走向，和白雪公主交手的過程成為整個童話最為精采之處，更讓白雪公主的處境化為無聲且被動的等待救援！

〈白雪公主〉描述的是親生母親過世、形同虛設的父親、不斷迫害的後母、以及被迫離家在他處找尋安全感的白雪公主，即便面對一次次後母的設陷、逼近，但在虛榮心驅使下，女孩永遠學不到教訓，讓己身一步步邁向死亡的危機。王子，表徵「愛情」，愛情將白雪公主從原生家庭的不幸，帶到另一個家庭重新建構幸福。童話發展到了尾聲——「他們的婚禮籌備的豪華隆重」，結束了嗎？不不不！惡毒的皇后在婚禮的盛宴上被要求穿上燒紅的鐵鞋跳舞直到死去……

雪登·凱許登(Sheldon Cashdan)在《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認為〈白雪公主〉包含了童話故事的所有構成元素：跨越門檻(踏入困境)、遭遇女巫(邪惡的後母)、打敗女巫，以及最

⁹⁸ 《永恆的魅力—童話世界與童心世界》，頁 241

後的快樂結局。延伸指涉「愛情」的意象，主人公內在自我終究得經歷一場浩劫，才得以獲得愛情的饗宴。

〈白雪公主〉中有關復活與愛之重生的曲折情節，使它成為有史以來最受人喜愛的童話故事之一，迪士尼動畫《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也奠定迪士尼公司製作卡通長片的龍頭地位，並將此故事推向家喻戶曉，成就了劃時代的創舉。⁹⁹斯蒂·湯普森（Stith Thompson）在《世界民間故事分類學》根據 AT 故事分類系統，將〈白雪公主〉編號為 AT709，主要結構如下：

- （一）後母從魔鏡得知，白雪公主確實比她美麗。
- （二）她命獵人去殺害白雪公主，獵人卻以動物的心為替代物而讓姑娘逃走；或有時她被直接送到侏儒或強盜家。
- （三）後母指望她被殺，她卻受到侏儒的親切對待，並把她看作妹妹一樣。
- （四）後母在魔鏡中得知白雪公主的一切，往往經多次試行才對她下毒得手：有時利用有毒的花瓣，有時用毒梳子，最後，在兩次施毒都被侏儒識破之後，後母又成功的利用蘋果施毒。
- （五）侏儒把少女放在玻璃棺裡，被王子看到後，命人去搬棺材，失手打翻以致把蘋果吐出，因此白雪公主復活了。
- （六）白雪公主嫁給了王子，後母則受重刑。（頁 147-148）

〈白雪公主〉的童話原型圍繞著「虛榮」與「嫉妒」，比〈白雪公主〉更早的同類話型，是在文本中隱含嫉妒是一種病症，十七世紀收錄於《五日談》的〈年輕的僕人〉，此文本中並沒有〈白雪公主〉中相當重要的物件—魔鏡。

一九五六年，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的《義大利童話》中圍繞「嫉妒」主題的童話：〈吉麗科科拉〉、〈美麗威尼斯〉和

⁹⁹ 《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頁 68

〈森林王〉都和嫉妒有關。〈吉麗科科拉〉描述兩位姐姐妒忌最小的妹妹，在月亮每天經過時會望著窗口說：「紡金線的姑娘美麗，紡銀線的姑娘更美麗，但紡絲線的姑娘勝過她們兩個，不論美醜，姑娘們晚上好！」並請來女占星師，意圖利用魔法殺害妹妹，因此發生一連串迫害事件。¹⁰⁰〈美麗威尼斯〉則敘述一對旅社裡的母女，每當旅客來訪，母親總愛詢問客人，有沒有見過比她美麗的女人，直到一位客人說她的女兒比她美麗，母親遂計劃殺害女兒。〈森林王〉是關於三姐妹中，由於妹妹美麗脫俗，所有求婚者遂追求她，導致兩位姐姐無法出嫁，向父親誣衊妹妹即將為家族帶來不良的聲譽，妹妹因此無故遭迫害。

蘇格蘭民間故事〈金樹銀樹〉也是指涉女性間嫉妒的主題。故事描述王后路過井邊，問水井中的蛤蟆自己是不是世上最漂亮的王后，蛤蟆回答說：「不不不，你的女兒金樹才是！」王后於是迫害女兒。在這個故事中，由於王后對外貌的重視，遂詢問蛤蟆眼中的自己，蛤蟆取代閱聽者廣為熟識的魔鏡，象徵男性對於女性外在美的審視。

以上均屬於〈白雪公主〉話型故事，其中人物的美麗和嫉妒，並非以自身感受或認知為基礎，大多源自於外在投射的目光，例如王后透過詢問魔鏡，還有〈吉麗科科拉〉的月亮、〈美麗威尼斯〉的旅客、〈森林王〉的求婚者，以及〈金樹銀樹〉內在水井中的蛤蟆，均巧妙的扮演男性眼光檢視女性的外貌。在〈年輕的僕人〉中，雖沒有可供主角映照美麗的物件或媒介，但在文本中隱含嫉妒情結，故仍屬於同一話型童話。

¹⁰⁰ 月亮在天空運行這一情節使得吉麗科科拉一波隆那的灰姑娘或白雪公主一增添了一種陰鬱、幽雅的色彩。《義地利童話（四之四）》，頁 269。

第二節 女性形象

本節分爲兩大部分探討女性形象，首先探討女性的「外貌迷思」，以及在外貌的指涉下，魔鏡如何以「男性的凝視」規範「美的標準」；另，美麗的表像之外，如何暗藏殺機。

〈白雪公主〉中有三位女性角色，其女性形象彙整如下，以作爲本節論述之依準。

角色 形象	王后（母親）	白雪公主	王后（後母）
外貌		白得像雪，紅得像血，頭髮黑得像黑檀木 七歲：美得麗日當空，超越王后一千倍	艷美
個性		純潔無瑕	高傲自負 嫉妒 惡毒
備註	渴望有個孩子		

（表三）

一、外貌迷思

創造新生命的渴望，是許多童話故事的開頭，經常也決定故事的基調。¹⁰¹在〈白雪公主〉中，公主未出世之前，王后渴望有個孩子「皮膚潔白如雪，面頰鮮紅如血，頭髮烏黑如檀木一般。」之後，王后生個小女兒，她的樣貌果真如她所願：

皮膚潔白如雪，面頰鮮紅如血，頭髮烏黑如檀木一般。（四之二，頁 34）

¹⁰¹ 《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頁 237

白雪公主生下不久，王后便過世了。國王續娶的妻子長得艷美，但高傲自負，特別不能容忍別人比她美麗。總會不斷詢問魔鏡誰是這國家最美的，直到白雪公主七歲時，美得麗日當空。當王后再次詢問魔鏡，它的回答竟是：

王后，你是這裡最美麗的。但是白雪公主要比你美麗一千倍。(四之二，頁 36)

對外貌的執迷在童話中刻意被凸顯，王后外貌艷美、個性高傲自負，在其極為艷美的外型下，魔鏡卻真實的告知白雪公主比她「美麗一千倍」，以美麗映襯美麗，強調白雪公主的美貌無人能及，也印襯了即便王后希望保有青春美貌，但是希望「永遠」美麗的慾望卻不合乎自然。¹⁰²因此，王后妒火中燒，恨透了小姑娘，企圖唆使獵人殺害她。

獵人見孩子長得如此美麗可愛，不由得同情起她來。(四之二，頁 37)

白雪公主具備了純潔無暇的特質，流著淚祈求獵人放她生路，其單純無邪的外貌、楚楚可憐的遭遇為自己求得生路，屬於男性保護者心態油然而起，可憐的孩子因而逃過此一危機。

孤零零在森林中流浪的白雪公主，無意中撞見小房子，其所有的東西都是那麼「小巧、精緻、整潔」，令人無可挑剔一舖著「白」布的小桌子、七張「白」色的小床，映襯了白雪公主的幼小與特質，同時也彰顯白雪公主自我的一部分。小矮人在返家後撞見睡得香甜的白雪公主不由得驚呼：

這孩子多美麗啊！（四之二，頁 38）

小矮人正象徵好母親的一部分，照顧其生活起居、提供風雨中的

¹⁰² 《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頁 77

避難所，並囑咐遠離陌生人。¹⁰³另一方面，得知白雪公主還存活著，王后不由得怒火中燒，並企圖以彩帶、梳子、紅蘋果輪番迫害她，最後白雪公主最後因為吃了含有劇毒的紅蘋果，倒地不醒。涉世未深的童年在某些文本中，往往是危險的無知，而在其他文本中，則是令人著迷的無邪。……無論童話是讚揚無邪、無知或表現矛盾，故事的高潮往往發生在主要角色瞭解到那種無邪將導致危險或絕望。¹⁰⁴ 年僅七歲的白雪公主天真無邪，單純而無知，以致一步步將自己逼向絕境。

他們想把她埋葬了，可是小姑娘看上去還是那麼完好，像活著似的，臉蛋紅撲撲的。小矮人們說說：「我們不能把她埋到黑洞洞的地下去。」於是請人做了一口透明的玻璃棺材，以便能從四面看見她。（四之二，頁 46）

躺在棺材裡的白雪公主依舊「白得像雪、紅得像雪、黑黑的頭髮像烏檀木一樣」。對於外貌的執迷使白雪公主在昏死過去之後，仍令人不忍埋葬，小矮人特訂製四面可供瞻仰的玻璃棺，而王子乍見躺在棺材裡的白雪公主，便深深著迷要求小矮人把她送給他，並承諾會將她當成最心愛的人，全心全意地愛護她，原先不答應得小矮人在得知王子誠意後，將她送給了他。

童話故事的轉捩點在隨從們被樹墩絆了一下，棺材一晃動，白雪公主吃進去的毒蘋果從喉嚨裡震出來，醒了！故事結束在他們籌備了豪華隆重的婚禮，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二、解讀美貌

（一）魔鏡會說話？

虛榮是貫穿整個童話〈白雪公主〉的主線。¹⁰⁵鏡子的意向性主導了美麗，透過鏡子/男人/他者，女人渴望得到「美麗」的肯定，進一

¹⁰³ 《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頁 82-83

¹⁰⁴ 《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頁 178-179

¹⁰⁵ 《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頁 72

步說，是滿足了被窺視的「虛榮感」。虛榮心作祟之下，讓美麗與邪惡集結於後母一身，欲置白雪公主於死地，由此，處於弱勢的白雪公主節節敗退，塑造她楚楚可憐之姿，也獲得男性保護弱者的心態，並為其容貌傾心。

女性在諸多特質方面，企圖在「美麗」這一塊版圖瓜分最大區塊，贏得男性青睞，邪惡的後母對於美麗的迷思與自信來自於魔鏡，藉由鏡子的凝視而獲得自我認同。從另一個角度思索，何以魔鏡認為最美的是白雪公主，則後母對自己信心大挫，甚至在忌妒心作祟之下試圖斬除優於自己的敵手？魔鏡對於美麗的觀點也象徵男性的「眼睛」，權力使「男性的凝視」成為女性的「自我凝視」，更成為社會上「美的標準」。女性也因此失去主體性，呈現出客體的位置。¹⁰⁶「男人觀看女人，而女人觀看被男人觀看的自己。」¹⁰⁷透過象徵男性眼睛的魔鏡，觀看女性的外貌，並對美醜進行定奪時，女人的虛榮感，則從鏡子的另一端映照出被男人觀看的、物化的異己。

葉致芬提出的「異化」觀點可提供思考女性價值的另一視角：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學家傑格所提出的「異化」觀點——每一位女性在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時，都以一種性別方式和那些過程及相關的人疏離。異化和疏離不但使女性落入「必須在外表上惹人注目才能贏得價值感」的迷思，更讓身體成為了東西或機器，成為客體。當女性先失去了身體的自主權時，又豈能期待自主地掌握更具抽象性的思考方式呢？從男性的角度來看，既然女性以追求肉體上的完美去增加自己對男性的吸引力，那麼男性勢必也會以追求權力或能力來作為獲得美麗女性信服的工具。¹⁰⁸

女性主義者批判「男性的凝視」是將女性身體物體化、性欲化的

¹⁰⁶ 《尋找歷史中缺席的女人：女性自傳的主體性研究》，頁 117

¹⁰⁷ 《找尋空間的女人》，頁 65

¹⁰⁸ 我看~「聰明母雞與漂亮公雞」&「台灣女人童話中的新女人」讀後感 清大諮商中心實習諮商師葉致芬 http://my.nthu.edu.tw/~counsel/service/e_paper/e_paper009.html (2006.12)
發刊期數：第 9 期 清大諮商中心

過程，其中牽涉到男性對權力的分配。¹⁰⁹文本中刻意強調魔鏡說的是「真的」一試問，何者為真？「男性的凝視」即為真，文本指涉男性的視覺權力主導了美的迷思，對於美貌極有自信的王后，也透過魔鏡的審美觀自我認同；另一方面，白雪公主七歲時，美艷的王后已非她的對手，說明歲月不著痕跡的在女性的美貌畫上無情的印記。

（二）美麗的表像之外

自古有云：「紅顏薄命」，白雪公主朱唇玉齒的美麗形象，為她的生命帶來不斷的威脅，即便在童話世界裡她扮演著令人同情的角色，但事實上白雪公主讓後母進入小屋的原因，和邪惡後母謀殺她的動機其實是一樣的，希望自己美麗、優雅、受人愛慕，也就是對於外貌的執迷，對於美麗的追求與渴望，讓她忘卻了七矮人殷殷叮嚀，讓生命不斷招致迫害！

童話反映了現實的人生，對於虛榮心的誘惑首先是一**彩帶**。白雪公主奢想的緞帶並非現在女孩子用來裝飾頭髮的緞帶，而是當時山村年輕女子用來綁縛胸前束衣的緞帶。女孩會用這種鮮豔的帶子交叉綁在胸前，以凸顯胸部，希望看起來更誘人，白雪公主想要這種緞帶，不只因為它們本來就很漂亮，還因為它們可以讓她更誘人。**梳子**是故事中第二個虛榮的象徵。白雪公主再度被誘惑之物是可以增加她美貌的東西，威脅她的不只是小屋之外的邪惡，還有她內心的虛榮心。第三個虛榮的表徵為**紅蘋果**。看似好吃的紅蘋果，它的誘惑何嘗不是美麗的陷阱？漂亮的外表具吸引力，但卻是個引起禍端的爛蘋果。¹¹⁰虛榮心帶來的生存難題；何者比較重要？外表還是底下的內容？漂亮的紅色外皮與裡頭隱含的毒藥明確地點出了兩者的差異。¹¹¹白雪公主為了追求愛情、抑或崇尚美滿的未來，在父權體制的男性眼光下，更積極投入外在的美貌，其對於外在的自我審美觀，亦迎合男性所建立的「美的標準」。

¹⁰⁹ 《尋找歷史中缺席的女人：女性自傳的主體性研究》，頁 114

¹¹⁰ 《公主幸福嗎？—重讀格林童話》，頁 17

¹¹¹ 《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頁 84-88

女性身體的物化，不只是社會文化結構的控制，並且「內化」成為自我認同。¹¹²白雪公主對於美的物件一再受到誘惑，希望透過彩帶讓身材更性感，漂亮的彩帶隱藏了肉慾的暗示，也讓巧扮婦人的皇后得以有機會緊緊勒住白雪公主的脖子；令公主著迷的梳子可以使自己增加美貌，卻被下了巫術有毒；紅蘋果的表像之外隱涵了劇毒。垂涎欲滴的紅蘋果戰勝了白雪公主內心的慾望，將七矮人的叮嚀暫且拋開，也為自己帶來致命的殺傷力。**彩帶、梳子、蘋果**這三個物件讓白雪公主險遭不測，可單純善良的白雪公主仍舊擺脫不了內心對「美的事物」的渴望，同樣遭受到虛榮心的驅使！

綜觀〈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之女主人公，其共同點為具有出眾的外貌，結局的幸福也均源自於美貌。研究女性神話、謎語、儀式、習俗的學者芭芭拉·G·沃克（Babara G.Walker）在《醜女與野獸—女性主義顛覆書寫》指出：

大部分的童話經過數世紀父權文化的過濾之後，除了年輕貌美的「公主」之外，對女性少有尊重，而只是把原來的女性功能當成裝飾，長得不美的女孩，自然就與美德、幸福、幸運和愛情沾不上邊。（前言）

三則經典童話在闡釋愛情故事時，對於女性形象的表述均著重於美貌，外在形象的美好為她們贏得愛情與幸福，而對於外貌的執迷無形中也滲透到大眾思想。然而，如何對於愛情的態度從美的迷思覺醒，將於後述深究。

¹¹² 《尋找歷史中缺席的女人：女性自傳的主體性研究》，頁 111

第三節 鏡像投射

王后，是在白雪公主長到七歲開始發育成熟以後，才變成一個「典型」的童話故事裡的後母。這時後母感覺到白雪公主的威脅，開始對她產生嫉妒之心。早在白雪公主的嬌顏使後母黯然失色之前，後母的自我欣賞就通過以魔鏡來證實其美貌。白雪公主有兩次屈從於喬裝王后的誘惑，動手把自己打扮的更加漂亮。這種自我欣賞幾乎把她毀掉。而那位王后則為自己的自我欣賞送了命。¹¹³

一、「王后魔鏡情結」

柯云路依據〈白雪公主〉的文本，構成白雪公主完整的情結——「王后魔鏡情結」——這是一個從小被父親忽略、被母親排斥的女孩子的情結；是一種渴望得到父親與父親式的男人保護，最終與白馬王子幸福結合，從而戰勝和報復母親的情結。「王后魔鏡情結」歸納為以下幾點：

- （一）對女兒的嫉妒，其實是女人對其他同性嫉妒的延伸。
- （二）小女人特性十足的母親，婚後在父親面前還扮演女兒角色的女人，容易將逐漸長大的女兒當作對手。
- （三）母親與女兒年齡差距愈小，其王后魔鏡情結可能愈強。這同一般的嫉妒心理是相同的。嫉妒常常與相互的距離成反比。
- （四）女兒由小到大，母親的王后魔鏡情結在一定時間內是逐漸增加的。隨著女兒逐漸長大，在父親面前有了愈來愈成型的女孩角色，便對母親產生愈來愈明顯的刺激。（頁220-223）

綜合以上論述，王后魔鏡情結是因為內在自我複雜的情緒所糾葛的嫉妒情結；不成熟的母親容易視逐漸長大的女兒為對手，而心理成

¹¹³ 《永恆的魅力—童話世界與童心世界》，頁238-239

熟、具大女人角色，將丈夫也當作小男孩照料的女性，則較能以寬厚仁慈的心態對待女兒；女兒的成長變化，在父親那裡會帶來單純的歡欣，而在母親帶來短暫的歡欣時，還可能摻雜一些複雜的情緒，因此，對女兒的排斥就在對兒子的偏愛中表現出來。王后魔鏡情結就是在一個形同虛設的父親、毫無任何家庭干涉力，無聲懦弱的女兒遭到迫害，以及滿腔妒火的母親所組合的複雜多元家庭，兩位女性角色的權力拉扯造成的嫉妒情結。一言以蔽之，即為「嫉妒」情結。

二、「白雪公主症候群」

在心理學中，柯雲路以「情結」概念探究童話對人格的影響，「王后魔鏡情結」指的是後母的嫉妒、白雪公主的報復與渴望受保護，而若從情緒管理的角度檢視，「白雪公主症候群」指的是「希望人見人愛，能討別人歡心。指不敢生氣或沒有能力生氣，缺乏要求別人的能力，也不敢說出自己的想法，反而比真正憤怒還淒慘。¹¹⁴」

白雪公主壓抑個人的憤怒情緒，遭後母一步步逼向死亡的絕境，卻只能無聲的等待援救，渴望獲得人人喜愛，小矮人與王子對她的照顧與傾心，而她卻壓抑個人對後母的憤怒，塑造楚楚可憐的形象，情緒未找到出口，卻在最後以抱負的心態讓後母踩著燒紅的舞鞋跳到至死方休。迥異於「王后魔鏡情結」指人的七大原罪一嫉妒，心理學中所謂的「白雪公主症候群」是指一味壓抑自己而不敢表達自己情緒的人。

三、被動/被迫冒險

童話故事中母親總是缺席，以後母取代生母也是童話故事常見的情節，母親的缺席迫使故事中的小孩面對殘忍危險的世界，反而賦予孩子力量。故事主角因為缺乏母親或保護者，而必須藉助內心的力

¹¹⁴ 《打開情緒 window》，頁 107-110

量。¹¹⁵白雪公主就是一個典型的後母取代生母的無辜女孩、父親的無聲、後母的迫害，使女孩力圖逃離這個三人組合的家庭，進入一個完全孤獨的找尋自我的歷程。

遭受後母迫害的白雪公主，離開王宮逃到神秘不可測的森林裡，後母的排斥與敵視，使她不得不「被迫」離家展開冒險；相較於父母親過度保護的睡美人，企圖從家庭的束縛掙脫，趁著父母外出而主動展開探險旅程，無助的白雪公主則爲了逃離後母的迫害，被迫離家尋找安全的生存空間。從白雪公主的角度探討，離開王宮到大森林，可視爲迴避母親壓力離家出走的傾向。然而，離家出走並不能使孩子脫離父母的影響，也不能割斷與父母的感情聯繫—儘管離家出走似乎是最簡單易行的辦法。只有通過解決內心的情感衝突才能獲得自立。¹¹⁶白雪公主爲解決內心深刻的情感糾葛，被迫離家並擺脫後母的迫害，追求獨立而完整的自我。

在某些童話故事裡，主人公必須去遠行，去尋找，並且要忍受多年的孤獨，直到他已做好準備去發現和搭救另一個人，然後與他相會—他與此人之間存在著一種關係，它賦予雙方的生活以永恆的意義。在〈白雪公主〉中，和小矮人一起度過的日子代表著白雪公主的艱難歲月。那是在困苦中摸索的時期，也是她得以成長的時期。¹¹⁷

四、被動的等待王子救贖

和睡美人一樣，白雪公主在昏死之後，仍舊採取**被動**之姿等待王子的救贖。

躺在玻璃棺裡的白雪公主如同安睡一樣，看起來「白的像雪、紅的像血、黑黑的頭髮像烏檜木」(頁 34)，雖然白雪公主已經死去，但她的美貌卻能確保她繼續被珍惜重視，將她安置在透明棺材中供人瞻仰，似乎表示虛榮心的考量最後還是勝過一切。無意闖入森林裡的

¹¹⁵ 《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頁 71

¹¹⁶ 《永恆的魅力—童話世界與童心世界》，頁 216-245

¹¹⁷ 《永恆的魅力—童話世界與童心世界》，頁 237

王子對於玻璃棺裡的美貌動了情，這不禁讓人聯想白雪公主的美貌讓男人將她安置於玻璃棺中瞻仰與保存，女人的虛榮難道不也是在男人的眼光中存活，也因為扛玻璃棺的隨從被樹絆倒，而讓白雪公主的毒蘋果震了出來，白雪公主復活了！倘若白雪公主和睡美人非如此美麗，童話該如何進展？王子是否會著迷於她的美麗而救贖？

布魯諾·貝特漢（Bruno Bettelheim）在《永恆的魅力—童話世界與童心世界》指出：

許多童話故事的主人公在生長發育的緊要關頭，突然沉睡不醒，或者再度新生。每一個甦醒或再生都象徵著達到一個認識和成熟的更高階段。這正是童話故事所採用的一個方式，以激勵人們去追求生活中的更高意義：深邃的意識，更全面的自我認識和更加成熟的發展。要重新甦醒過來開始生活必須經歷長時的靜臥不動，耐心等待，這使孩子們認識到——而且無須有意識地表態出來——要獲得新生，無論男性女性都需要一個蟄伏休息和自我集中的時期。（頁 255）

和睡美人一樣，她們在等待，等待王子，等待愛情。借喻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之引述更可為步入少女時期的睡美人與白雪公主做一映證：

沒有什麼比突然發現十分熟悉的少女相貌呈現出女性功能，更讓人驚訝的了。它的超越性被放在一邊，並在模仿內在性；目光不再是銳利的，它們在沉思；身體不再是有生氣的，它在等待；每一種姿勢，每一個微笑，都變成了慾望。少女毫無戒備，任人擺佈，她現在只是一束等待奉送的鮮花，一個等待摘下的果實。（頁 347）

童話發展到了尾聲——「他們的婚禮籌備的豪華隆重」（頁 48），結束了嗎？不不不！惡毒的皇后在婚禮的盛宴上被要求穿上燒紅的

鐵鞋不停地跳舞，被迫對女兒的婚禮表示不能停止的祝賀¹¹⁸。布魯諾·貝特漢更進一步（Bruno Bettelheim）表示：「只有在嫉妒王后死後，消除了所有外部和內心的動盪不安以後—白雪公主才能獲得幸福的生活。」¹¹⁹

白雪公主選擇被動的等待王子的救贖，王子的「救贖」—將白雪公主從與世隔絕的昏死狀態喚醒，並帶領她遠離飽受欺凌壓迫的不幸家庭，步入幸福的生活，嫉妒王后的死亡，救平了橫亙彼此之間對於虛榮的執迷與鬥爭。此後，白雪公主除擁有外在形象的美麗，建構內在自我的力量將使她從過去覺醒。



¹¹⁸ 《童話人格》，頁 223

¹¹⁹ 《永恆的魅力—童話世界與童心世界》，頁 254-155

第四節 自我覺醒

培利·諾德曼（Perry Nodelman）指出〈白雪公主〉中出現後母藉由鏡子的反射，注視自己，而希望自己美麗的畫面，剛好相對於之前王后也注視著明鏡，但卻希望別人美麗的重要片刻。同樣藉由物件的反射，女人對於美麗的期待卻各異，後母渴望自身的美麗，而王后卻期待生下美麗的孩子；此外，故事中的其他重要片段也都有「注視」，「凝視」或「注視」，意即視線的專注，「美麗」需藉由視覺肯定。通常是透過玻璃：獵人因為注視白雪公主，發現她很美麗，而拒殺白雪公主；白雪公主注視著小矮人的房子；小矮人注視著白雪公主沉睡；王后透過窗戶和白雪公主說話來引誘她；王子透過白雪公主的玻璃棺材看到她而愛上她。¹²⁰

〈白雪公主〉當中的玻璃物—鏡子、窗戶、棺材—彼此有意義地聯結。皇后的魔鏡，暗示她自我迷陷，與白雪公主的母親透過開放窗子第一次看到白雪和願望，形成對比—不是自私地為了美貌，而是慈悲地為了新生命的茁壯。當王子在玻璃棺材之內看到顯然已經死去的白雪公主的時候，這些關係轉移到一種新的型態。¹²¹

後母對於外貌的執迷是透過魔鏡的肯定來強化自身的美麗與自信，前述論及「魔鏡」即象徵「男性的眼睛」，權力使「男性的凝視」成為女性的「自我凝視」。「虛幻」的魔鏡象徵男性指涉的「美的標準」，讓白雪公主險些致命；躺在玻璃棺的白雪公主，王子透過另一端隔著玻璃讚嘆她的美麗，也致無情的王后於死地。虛幻的男人—「魔鏡」，與真實的男人—「王子」，透過物件—鏡子或玻璃棺，指涉出對女性外貌的肯定，同時，美麗也將迫使對方遭致生命危險。

正值少女時期的白雪公主，對於身材與美貌的執迷從彩帶與梳子得以窺見，為了突顯身材的誘人與性徵，為了增加美貌，內在自我的虛榮讓她顯遭邪惡脅迫瀕臨死亡的深淵。針對少女開始對於美貌的迷思，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指出：

¹²⁰ 《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頁 289-290

¹²¹ 《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頁 212-216

透過讚美與責備，透過形象與言辭，少女懂得了美與醜這兩個詞的涵義；她很快就明白，要討人喜歡，她就必須「美麗如畫」。她想讓自己如畫一般美麗，她穿著花俏，對著鏡子琢磨不已，和公主仙女比來比去。¹²²

少女介於天真的女孩與成熟的女人之間，如果說未來使她驚慌，那麼現在則令她不滿；她對成為女人猶豫不決，對仍只是個孩子感到心煩；她已經把過去拋到後面，可還沒有踏上新的生活。她忙忙碌碌，但一無所為；由於一無所力，她一無所有，一無所是。她只能用裝腔作勢和弄虛作假來填補這個「無」。¹²³空虛的內在自我對於愛情的憧憬尚在刻畫美麗的藍圖，她被教育順從的個性，美麗的外貌才能獲得愛情的歸宿。然而，愛情等同於美貌、順從？對於愛情的態度該如何從美貌與順從覺醒？

承如前述睡美人在荊棘叢裡沉睡百年是為了隔絕女孩時期邁向成熟少女，她在沉思、她在蛻變、以迎接成熟的愛情；白雪公主在水晶棺裡像死一般的沉睡是一個孕育期，是為走向成熟做準備的最後一個時期。¹²⁴睡美人和白雪公主鎖上心房，無論是層層纏繞的藤蔓、抑或是一口透明的玻璃棺，她們都在封閉的空間裡靜待愛情。

少女對愛情的憧憬處在內在自我和外自我衝突的矛盾心理狀態，急欲踏入愛情從原生家庭獨立，對未來的不確定感，致使她選擇封閉在玻璃棺中思索，與世隔絕，未邁入成熟之愛準備。過去的、不成熟的愛，隨著吐出的蘋果核擺脫，至此，蛻變為成熟的少女。布魯諾·貝特漢（Bruno Bettelheim）認為：「只有解決了內心的矛盾衝突，並建立一個新的覺醒和成熟的自我，才能真正步入成熟期。」¹²⁵

女性愛有意識的自我把自身變成了一個超越有意識自我的人的客體，在這種體驗中享受被動的快樂。¹²⁶換言之，白雪公主對於「愛

¹²² 《第二性》，頁 281

¹²³ 《第二性》，頁 346

¹²⁴ 《永恆的魅力—童話世界與童心世界》，頁 253

¹²⁵ 《永恆的魅力—童話世界與童心世界》，頁 254

¹²⁶ 《第二性》，頁 291

情」的態度，乃將對於王子的愛昇華為超然的愛，無意識的投射王子是神的化身，為她昏死的內在自我救贖，神化的王子於是成為主體，白雪公主成為依附在主體的客體，並享受這種被動的愛。承如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所述：「少女奉獻自己的愛情，不是因為他是一個男性，而是因為他是那個崇高的人。於是，她們的愛情被理想化了。¹²⁷」

每個人心裡都住著一個小孩。愛麗絲·米勒（Alice Miller）指出：「自己必須主動去聽我心中的小孩說話，傾聽這小孩在無助，無望中承受過的痛苦。¹²⁸」在情愛關係中，女人被教育成被動的、依附在主體的客體，做小孩的主人，聆聽她的聲音，試圖摸索出外在形象與內在自我之間的路徑，從對美貌的執迷內化為對己身自尊的覺醒！



¹²⁷ 《第二性》，頁 340

¹²⁸ 轉引自《內在革命》，頁 79

第五節 小結

在女性的潛意識中，往往把自己的身體也當作是客觀的美的對象，希望博得知音（男性）的欣賞，這是由於將男人的眼光，作為自我評價的標準。¹²⁹柔弱、順從的白雪公主在不斷被逼退的過程中，執迷於男性眼光對美的標準，故生命宛若趾間踩在懸崖的臨界點；後母對於美貌的自信源自於魔鏡的欣賞，因此一步步將自己逼向死亡的絕境！

為了使自己作為男人結婚或愛慕的對象，女性被要求具備美貌，因此籠罩在缺乏自信的陰影中！¹³⁰「王后魔鏡情結」源自心理層面對美貌自信的匱乏，意即後母對白雪公主的嫉妒情結，白雪公主渴望美的事物—綵帶、梳子，美麗的表象底層隱藏致命的殺機。王后對於婚姻的焦慮，白雪公主對於愛情的憧憬，均以男性凝視所指涉的「美的標準」作為依準，無法從外貌的執迷中脫離困境。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指出：「少女認為自己是小說中的浪漫式女主人公，孤芳自賞而又自我哀憐。十分自然地變得嬌氣十足、裝腔作勢。女人之所以喜歡大哭，主要是因為她們喜歡扮演受害者的角色。」（頁 295）經典童話中〈灰姑娘〉、〈睡美人〉與〈白雪公主〉中，女主人公所指涉的均為愛情童話中美麗的角色，尤以灰姑娘與白雪公主遭到迫害、楚楚可憐之柔弱女性形象，獲得美麗的愛情與幸福快樂的婚姻為女人所憧憬，故在鏡像投射之後，女人習以受害者的處境自稱。

約翰·伯格（John Berger）在《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s*）一書中曾提到：「女人呈現在男人眼裡的形象，決定她將受到何種對待。為了在這個過程中取得一些控制權，女性必須加以掌控，並使它成為一種內在的過程。¹³¹」女性在男性眼光下被物化而成為客體，除了必須學會保持貌美，還要能清楚地觀察自己的舉止，換言之，要把自己一分為二：是觀察者，也是被觀察者。在被注視的自我與觀察的自我

¹²⁹ 《尋找歷史中缺席的女人：女性自傳的主體性研究》，頁 114

¹³⁰ 《尋找歷史中缺席的女人：女性自傳的主體性研究》，頁 118

¹³¹ 《永遠的芭比》，頁 68

之間，操縱自己的外在形象，才能掌握愛情。

透過童話故事的人物，可以看到主體建立的過程，女性的自我須經一個苦難歷程去修正，她們要棄絕身體和欲望去換取一個完整的自我，主體形成變成了一個血肉受創的過程。¹³²就像躺在玻璃棺的白雪公主封鎖心扉，阻斷內在自我與外在世界，亦隔絕單純女孩與成熟少女，靜待王子的救贖，作為一個被動的等待角色。直至從喉間震出蘋果核，少女從昏死狀態甦醒，同時象徵內心部分的覺醒，迎接受愛情的甜美果實。追尋愛情的過程，白雪公主將自己視為客體，而非積極為主體發聲，抑或傾聽心裡的小孩說話，表徵了情感關係中男女的不平衡模式。

然而，女性如何從愛情的客體中覺醒？

葛羅莉亞·史坦能（Gloria Steinem）指出：「假如愛情的來源在於自我的不安全，那麼它是不可能轉變成愛的：戀愛者的貧乏和薄弱自尊是深而長遠的頭號敵人。¹³³」經典童話〈白雪公主〉象徵一個無聲的女孩一步步屢遭迫害，一個昏死少女的蛻變，以及在愛情中淪為客體的過程。白雪公主被教育以被動、順從的女性特質，卻讓自尊薄弱的不堪一擊。欲從情愛關係中覺醒，即至對美貌的執迷中甦醒，並試圖改變內在自我，了解愛自己是愛別人的唯一途徑！

¹³² 余婉兒，〈主體的表達—安徒生童話中的女性角色〉，頁 147

¹³³ 《內在革命》，頁 239

第六章 尾聲—愛情的覺醒

愛情童話發展到尾聲，三位女主角的戲碼也該落幕了。以下整理表格為本研究之統整，作為本章論述研究結果之參考依據：

(一) 童話中的女性角色及童話主軸之相關性：

女性角色 童話主軸		灰姑娘	睡美人	白雪公主
愛情觀態度	主動	●		
	被動	●	●	●
阻力		後母 兩位姐姐		後母
助力（媒介）		神仙教母	吻 睡眠 好仙子的祝福	小矮人
結局		幸福快樂	幸福快樂	幸福快樂
其他	女巫	後母	壞仙女	後母
	外貌	所有的人都為她的美麗而驚嘆（頁 175）	美麗又文雅 和善又懂事 （頁 16）	白的像雪、紅的像血、黑黑的頭髮像烏櫟木（頁 34）
	物件	樹 金鞋	紡錘	魔鏡 蘋果 玻璃棺

（表四）

(二) 女性角色與研究主題之關聯性：

女性角色 研究主題		灰姑娘	睡美人	白雪公主
女性 形 象	美貌	美極了	嬰兒：美麗可愛 十五歲：美麗非凡	白得像雪，紅得像血，頭髮黑得像黑檀木 七歲：美得麗日當空，超越王后一千倍
	服飾 配件	灰舊的褂子 木屐		彩帶 梳子
		金絲銀絲做成的衣服 金鞋		
	個性	虔誠、善良	美麗又文雅、和善又懂事，十分惹人喜愛	純潔無瑕
鏡 像 投 射	冒險	主動	主動	被動
	迫害	遭繼母、繼姐迫害	遭未受邀之算命女人詛咒	遭繼母迫害而離家
	愛情觀	主動/被動	被動	被動
	快樂 結局	結婚	甦醒並結婚	復活並結婚
自 我 覺 醒	愛情	從「灰姑娘情結」中覺醒，女人應成為「想與之結婚的男人」	從「睡美人綜合症狀」中甦醒，不再深鎖於棘籬中等待救援	從「王后魔鏡情結」中復活，自我信心的建立與擺脫嫉妒情緒

(表五)

本研究在初始提出的研究問題與目的，將根據（表四）、（表五）整理分析，從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的女性角色出發，以研究者的視覺觀點歸納並呼應研究問題，女性在愛情童話中的迷思與覺醒如下：

（一）男性凝視下，女性被物化而居於客體位置

在男性視覺權力的影響下，女性渴望對於個人，即對「我」的認知淪為客體，也就是「他者」—「第二性」。三則童話的女主人公均為「無名」，而各自以灰姑娘¹³⁴、睡美人、白雪公主為其「符碼」，仔細思考她們的「符碼」，均從外在形象指涉，灰姑娘的處境、睡美人的形象、白雪公主的外貌，均在在顯示她們在男性凝視之下所處的客體位置。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認為男性霸權的影響力，讓女性自身的處境處於客體，並在《第二性》指出：

兒童讀物、神話、故事和童話，全都反映那種來自男人們的自尊與慾望的神話。所以，小女孩是透過男人的眼睛發現這個世界，看到自己在其中的命運的。（頁 289）

林愛華在〈格林童話之現代解讀〉中提出維色（Wehse）的觀點「童話思想已形象化，形容公主『美』，也就是說她『好』，這不是只有指公主的外表形體而已，而是將所有的美德加諸於她的身上。」（頁 13）女性外貌的姣好，象徵所有的良善集於一身，而所謂「善有善報」，愛情童話所指涉的意涵，毋寧為美貌等同於幸福下一個註腳。

對於愛情的態度，灰姑娘主動參加舞會追求愛情，並遺留一只信物，被動等待幸福；睡美人選擇以沉睡，被動的等待甦醒的機會；白雪公主則以死亡，全然被動的等待再生的契機。女性在男性視覺權力的凝視下，屈居於客體位置，並在追求愛情的路徑上，影響其自身處境。

¹³⁴ 大家都叫她「鳩珊朵隆」指「灰屁股」，因為她總是坐在壁爐旁的灰上面，繼母的小女兒叫她「珊朵麗昂」，指「灰姑娘」。《貝洛民間故事集》，頁 107

（二）從女性形象中尋求自我認同

在童話中，女主人公所渴求的，無非是一樁幸福快樂的婚姻，儘管過程可能艱辛、也許備受欺凌、或許坎坷曲折、險些喪命等，但愛情總在前方等待。本研究的三位女主人公除了「美麗無人可敵」的外貌，象徵美貌能為她們帶來愛情，而良善的個性同樣舉足輕重，灰姑娘虔誠、善良；睡美人美麗又文雅、和善又懂事；白雪公主純潔無瑕，正邪二元對立在童話顯現，勝利總是屬於善良美麗的一方，好心有好報，毋寧在愛情童話中赤裸裸的呈現。

童話中幸福的婚姻源自於主人公的美貌，為了讓先天的美貌能「更上層樓」，「美還要更美」，服飾配件於是成為主人公竭力爭取的物件。灰姑娘一連三天爭取舞衣和金鞋參加舞會，而且一天比一天更華麗；睡美人天生美麗，但十二位好心的仙子仍賜予所有美貌善德；而天生脣紅齒白的白雪公主則因美麗招妒，但對於服飾配件的執迷仍讓她險些送命。女人的慾望在童話中依然存在，即使個性善良純潔，但源於女性對外貌地虛榮在內心吶喊著。

由此，愛情童話中對於外貌的執迷，讓女性寧為男性物化的對象，並居於被觀看的客體位置，自信源自於對外貌的迷思，竭力在女性形象努力，該如何從童話中產生自我認同？一個值得省思的問題，在愛情童話這面魔鏡中，我們看到美貌帶來幸福的婚姻，但是不是也能從魔鏡反射出的另一層意涵？女性主義者以質疑的態度看愛情童話，卻也提供閱聽者對於自身價值的肯定一個思考空間。

Ophira Edut¹³⁵認為：「接受自己、肯定自我絕非投降，它能讓我們回歸正常的生命過程，就像是入口處前的坡道，協助我們朝向發現自我真實力量的目標邁進，因為真正的力量源自於我們真實的面貌。¹³⁶」女人在凝望鏡中的自我時，從映照的「我」肯定最真實的自我形象，並從中獲得肯定自我價值的能量，則能讓個人的生命軌跡呈現正向積極的價值！

¹³⁵ 自 1992 年以來即歷任雜誌發行人、作家及網站建置開發者等職。不僅是 *MS* 雜誌的特約編輯，更創辦 HUES (Hear Us Emerging Sisters) 雜誌，這份全國發行的獲獎雜誌，係為所有文化和身材的女性所創。如今以身體形象、媒體、文化與性別為題在美國各地發表演說。

¹³⁶ 《妹妹不肯洋娃娃》，頁 26

（三）女性觀看愛情童話時藉由鏡像投射表演自我

愛情童話中對於外貌的執迷，也反映在具備童話原型的羅曼史、偶像劇、電影等虛構情節中，「男的帥、女的美、幸福快樂的結局」，讓女性閱聽者在觀看時藉著女主角角色投射自我，也在情愛關係中「表演自己」，嫵淑、被動、楚楚可憐，並僅可能的表現自己良善的一面。

凱薩琳·奧蘭斯妲（Catherine Orenstein）在《百變小紅帽：一則童話的性、道德和演變》中道：「童話故事常不經意地出現在我們說話的習慣中，透露我們對童話般美麗婚禮的夢想，對現實生活不如童話美麗的失望，也影響我們思考的模式。」（頁 33）童話，滲透每個曾是小孩的成人們的思維，愛情，令人心神嚮往之，但是愛情童話的浪漫情節在現實生活中並不總是存在，即便如此，「童話故事莫不滲透事實，激起代代相傳的共鳴。童話決定人對終身伴侶、子女和自己的看法，這些觀念幼年時就逐漸成形。」（頁 34）真實的我與內在自我在面對愛情時複雜的情感在現實與浪漫間拉扯，也提供我們一個反思自我的機會。

在愛情關係中表演自己，將自身囿於愛情童話的框架中，因而迷失自我，經典童話直指我們內心深處，並影響著成人的愛情觀、價值觀，因此，在觀看童話投射自我於其中時，更應對自身價值肯定，讓愛使自我更為完整。

（四）女性的內在自我從愛情童話中蛻變，並產生情愛自覺

愛情童話帶來「幸福快樂的結局」，女性的愛情觀迷失在童話透露的訊息，影響著內在自我與異己。《女性主義經典選讀》一書中，集結多位女權運動者對於女性地位的辯護；貝蒂·傅瑞丹（Betty Freidan）¹³⁷在〈無名的問題〉一文中指出「這些把婦女牢牢綑綁的鎖

¹³⁷轉引自《女性主義經典選讀》：貝蒂·傅瑞丹（Betty Freidan）於 1963 年出版的《女性迷思》一書，解開了傳統女性角色的迷思，也啟動了美國第二波的婦女運動。傅瑞丹同時也是「全美婦女組織」（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的創始人之一

鏈，正是她們心靈深處緊緊綑綁的鎖鏈。她不容易被察覺，更不容易被掙脫。」愛情童話如同緊箍咒禁錮著女性的思維，她被「教育」成應該具備女性氣質，然後內在自我也依循著規範逐漸成形，傅瑞丹同時深信，只要「婦女選擇傾聽自己內心的呼喊，把專家放到一邊去，一定能朝真理摸索前進。」(頁 24)社會價值賦予女性極少的機會「傾聽內在聲音」，只是一味的「指引」並「塑造」女性該有的形象，鼓勵女性活出自我。瑪格麗特·米德 (Margaret Mead) 觀察三個部落，發現「女性氣質並非天生俱來，亦非天生有別，而是社會化的結果」。(頁 65)社會價值賦予女性的責任是柔弱、被動，因此女性漠視內心的聲音，無法從愛情的滋養中成長。

回歸到本研究主旨，愛情是「須保留完整的自我與自尊——先愛自己才具備愛人的能量，也能使對方因愛成長而更為完整。」經過愛情童話抽絲剝繭的剖析，對於愛情的價值逐漸明朗化，女性應先愛自己，保留身體的自主權，而非被男性視覺凝視所操弄，淪為被物化的客體，如此才能在情愛關係中蛻變，讓彼此因對方而更為完整。

愛情童話走訪至此，結束了嗎？即使探索愛情的旅程即將暫告一段落，但對於愛情的追求仍在前方閃爍著，但此行將不再喬裝成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

參考資料

一、文本

雅各·格林 & 威廉·格林 (Jacob Grimm & Wilhelm Grimm) 著。徐璐、余曉麗、劉冬瑜譯。《格林童話故事全集》。台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1 月。

夏爾·貝洛 (Charles Perrault) 著。齊霞飛譯。《貝洛民間故事集》。台北市：志文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漢斯·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著。葉君健譯。《安徒生故事全集》。台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 3 月。

奧斯卡·王爾德 (Oscar Wilde) 著。劉清彥譯。《眾神寵愛的天才：王爾德童話全集》。台北市：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0 月。

伊塔羅·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 編著。倪安宇、馬健飛等譯。《義大利童話》。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5 月。

二、中文書目（依中文姓氏排列）

王浩威、鄭淑麗著。《打開情緒 window》。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9 月。

王國芳、郭本禹著。《拉岡》。台北市：生智出版。1997 年 8 月。

王溢嘉著。《說女人》。台北縣：野鵝出版社。1991 年 1 月。

林文寶等著。《認識童話》。台北市：天衛文化圖書有限公司。1998 年 12 月。

- 周伯乃著。《情愛與文學》。台北市：東大。1984年8月。
- 林芳玫等著。《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市：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9月。
- 柯云路著。《童話人格》。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年1月。
- 桂文亞編。《當公主遇見王子》。台北市：民生報社。2002年1月。
- 馬景賢著。《公主幸福嗎？：重讀格林童話》。台北市：民生報社。2005年1月。
- 韋葦著。《世界童話史》。台北市：天衛文化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1月。
- 梅子涵等著。《中國兒童文學五人談》。天津市：新蕾出版社，2001年9月。
- 陳玉玲著。《尋找歷史中缺席的女人：女性自傳的主體性研究》。嘉義縣大林鎮：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5月。
- 畢恆達著。《找尋空間的女人》。台北市：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月。
- 廖卓成著。《童話析論》。台北市：大安出版社。2003年5月。
- 糊塗塌客著。《童話裡的愛情課題》。台中市：好讀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2月。
- 鍾佩怡著。《我把羅曼史變教材了》。台北市：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11月。
- 顧燕翎、鄭至慧編。《女性主義經典：十八世紀歐洲啟蒙，二十世紀本土反思》。台北市：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10月。
- 龔鵬程著。《知識與愛情》。台北市：聯合文學出版社。2000年11月。

三、中譯書目（依翻譯字首排列）

M.G.羅德（M.G.Lord）著。閻蕙群譯。《永遠的芭比》。台北縣：智庫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5月。

Ophira Edut 編。鄧光潔譯。《妹妹不背洋娃娃：解放芭比情結》。台北市：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8月。

史考特·派克（Scott Peck）著。張定綺譯。《心靈地圖：追求愛和成長之路》。台北市：天下遠見。2003年6月第四版。

弗留葛爾（Jean Carl Flugel）著。譯者不詳。《服裝心理學》。台北市：大林。年月不詳。

甘黛絲·薩維奇（Candace Savage）著。廖詩文譯。《女巫：魔幻女靈的狂野之旅》。台北市：三言社出版。2005年7月。

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著。李桂蜜譯。《為什麼讀經典》。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8月。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著。陶鐵柱譯。《第二性》。台北市：貓頭鷹出版社。1999年。

佛洛姆（Erich Fromm）著，孟祥森譯。《愛的藝術》。台北市：志文出版社。2003年8月。

芭芭拉·沃克（Barbara G. Walker）著。薛興國譯。《醜女與野獸—女性主義顛覆書寫》。台北市：智庫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2月。

帕特里莎·渥厄（Patricia Waugh）著。錢競譯。《後設小說—自我意識小說的理論與實踐》。台北縣：駱駝出版社。1995年1月。

珍·費瑞曼 (Jean Freeman) 著。廖瑞雯譯。《別讓愛情睡著了》。台北市：探索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 5 月。

珍·漢默史洛 (Jane Hammerslough)。廣梅芳、丁凡、楊淑智譯。《打開戀物情結》。台北市：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11 月。

桐生 操著。許嘉祥譯。《令人戰慄的格林童話》。台北市：旗品文化出版社。1999 年 8 月。

納撒尼爾·布蘭登 (Nathaniel Branden) 著。孫尚奇譯。《羅曼蒂克心理學》。上海市：文匯出版社。2003 年 5 月。

培利·諾德曼 (Perry Nodelman) 著。劉鳳芯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台北市：天衛文化圖書有限公司。2000 年 1 月。

雪登·凱許登 (Sheldon Cashdan) 著。李淑珺譯。《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人格》。台北市：張老師。2001 年 7 月。

凱特·柏恩海姆 (Kate Bernheimer) 編。林瑞堂譯。《魔鏡，魔鏡，告訴我：當代女性作家探索經典童話》。台北市：唐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 年 4 月。

斯蒂·湯普森 (Stith Thompson) 著，鄭海等譯。《世界民間故事分類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 年 2 月。

凱薩琳·奧蘭斯坦 (Catherine Orenstein) 著。楊淑智譯。《百變小紅帽：一則童話的性、道德和演變》。台北市：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8 月。

葛羅莉亞·史坦能 (Gloria Steinem) 著。羅勒譯。《內在革命：一本關於自尊的書》。台北市：正中書局。1992 年 8 月。

維金尼亞·吳爾芙 (Virginia Woolf) 著。張秀亞譯。《自己的房間》。台北市：天

培文化。2000 年 1 月。

維瑞納·卡斯特 (Verena Kast) 著。林敏雅譯。《童話治療》。台北市：麥田出版。

2004 年 5 月。

四、學位論文

王文玲。《格林童話中的女性角色現象》。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7 月。

陳茉馨。《格林童話的研究》。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7 月。

陳思綺。《格林童話角色模式的分析》。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8 月。

葉品均。〈灰姑娘的前世今生—論童話與文化的互動〉。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8 月。

李盈穎。〈公主徹夜未眠—論《義大利童話》中的公主〉。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8 月。

楊晴惠。《永恆的愛情冒險之歌—《義大利童話》中愛的追尋與昇華》。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8 月。

五、期刊論文

衣學冠。〈唐代僚女嫁陀汗—從中越灰姑娘故事看國際文化交流〉，《廣西右江民

族師專學報》第 18 卷第 1 期。2005 年 2 月。頁 82-87。

周惠玲。〈童化與反童化——童話的改寫、詮釋、顛覆，到回歸〉。《誠品好讀》第 11 期 2001 年 6 月，頁 35-7。

林愛華。〈格林童話之現代解讀〉。《東吳外語學報》十七期。2002 年 3 月。頁 1-22。

林愛華。〈童話世界裡看中、德文化〉。《東吳外語學報》十四期。1999 年 1 月。頁 263-283。

林愛華。〈童話裡的禁令〉。《東吳外語學報》十九期。2004 年 3 月。頁 1-21。

邱子寧。〈閱讀〈小人魚〉的階級與性別〉。《安徒生二 00 週年誕辰國際童話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中華兒童文學學會。2005 年 11 月。頁 85-108。

徐永康。〈女性主義對兒童文學的影響（中）〉。《毛毛蟲月刊》149 期。2002 年 10 月。頁 15-17。

袁玲玲。〈從中國古典戲曲看失落的中國女性之「灰姑娘」情結〉。《中國戲曲學院學報》。第 24 卷第 2 期，2003 年 5 月。頁 45-47。

梁敏兒。〈安徒生童話的鞋和腳意象—權力和情慾之間〉。《安徒生二 00 週年誕辰國際童話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中華兒童文學學會。2005 年 11 月。頁 243-267。

六、網路資料

愛情符號學 <http://www.daoyi.com/html/lags/10001082.htm>
(2007.1.8)